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毛詩注疏卷二十六 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王爾烈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覆校官待詔臣胡士震

校對官中書臣陳林

謄録監生臣顧永涵

毛詩注疏卷二十六

漢鄭氏箋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周頌　清廟之什

序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箋云清廟者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宮也謂祭文王也天德清明文王象焉故祭之而歌此詩也廟之言貌也死者精神不可得而見但以生時之居立宮

室象貌為之耳成洛邑居攝五年時 音義 廟本又作庿古今字也苗笑反杜預云肅然清淨之稱也洛音雒本亦作雒水名字從水後漢都洛陽以火德為水尅火故改為各傍佳朝直遥反 疏 正義曰清廟詩者祀文王之樂歌也序又申説祀之時節周公攝王之政營邑於洛既已成此洛邑於是大朝諸侯既受其朝又率之而至於清廟以祀此文王焉以其祀之得禮詩人歌詠其事而作此清廟之詩後乃用之於樂以為常歌也周禮四時之祭其祭者春曰祀因春是四時之首故以祀為通名楚茨經云烝嘗序稱祭祀是秋冬之祭亦以祀目之此祀文王自當在春餘序之稱祀不必皆春祀也以王制之法及鄭志所云殷禮春礿夏禘四時皆然祀名而商頌之序亦稱祀者子夏生於周世因以周法言之那與烈武皆云烝嘗而序稱為祀是祀為通名也楚名詰經序營洛邑者乃是名

公所為而云周公既成洛邑者以周公攝行王事君統臣功故以周公為主既成洛邑在居攝五年其朝諸侯則在六年明堂位所云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即此時也成洛邑後年始朝諸侯而此繫之成洛邑者以洛邑既成之後朝事莫此之先故繫之也此朝諸侯在明堂之上於時之位五等四夷莫不咸在言率之以祀文王則朝者悉皆助祭序雖文王諸侯其實亦有四夷但四夷世乃一見助祭非常故畧而不言之耳諸侯之朝常依服數而至明堂之位得夷夏并在者以其禮樂初成將頒度量故特使俱至異於常朝也顧命諸侯見王之禮名公率西方諸侯畢公率東方諸侯則率諸侯者皆二伯為之此言率者謂周公使二伯率之以從周公祀文王也文王之廟雖四時常祀而禮特異於常諸侯皆在祭事最盛詩人述此祭而為此詩故序備言其事此經所陳皆是祀文王之事其言成洛邑朝

諸侯自明祀之時節於經無所當也箋正義曰此解文王神之所居稱為清廟之意以其所祭乃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宫故謂之清廟也此所祭者止祭文王之神所以有清明之德者天德清明文王象焉以文王能象天清明故謂其廟為清廟樂記曰是故清明象天是天德清明也孔子閒居曰清明在躬注云謂聖人之德亦清明也易稱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是文王能象天也賈逵左傳注云肅然清靜謂之清廟鄭不然者以書傳說清廟之義云於穆清廟周公升歌文王之功烈德澤尊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說清廟而言功德則清是功德之名非清靜之義也廟者人所不居雖非文王孰不清靜何獨文王之廟顯清靜之名以此故不從賈氏之說也言祭之而歌此詩者謂周公之時詩人述之而作此清廟之詩墓門云歌以訊之箋云歌謂作此詩是也既作之後其祭皆升堂歌之以為常曲故禮記每云升歌

清廟是其事也立宮室象貌而為之者言死者之宗廟象生時之宮室容貌故冬官匠人所論宗廟及路寢皆制如明堂是死之宗廟猶生之路寢故云象貌為之由此而言自天子至於卿士得立廟者其制皆如生居之宮矣案鄭志說顧命成王崩於鎬因先王之宮故有左右房為諸侯制也是文武之世路寢未如明堂樂記注云文王之廟為明堂制則文王之廟不類生宮而云象貌為之者文王以紂尚在武王初定天下其宮室制度未暇為天子制耳若為天子之制其寢必與廟同亦是象王生宮也若然祭法注云宗廟者先祖之尊貌也孝經注云宗尊也廟貌也親雖亡沒事之若生為立宮室四時祭之若見鬼神之容貌如此二注象先祖身之形貌者以廟類生人之室祭則想見其容故彼注通言其意耳作廟者為室不為形必不得象先祖之面貌矣知成洛邑攝五年時者書序云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

名誥名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如是則作洛邑與成周同年營之矣書傳說周公攝政五年營成周故知洛邑亦以五年成之也言此者以成洛邑在五年則朝諸侯在六年明此朝諸侯與明堂位所朝為一事也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傳於歎辭也穆美肅敬雝和相助也箋云顯光也見也於乎美哉周公之祭清廟也其禮儀敬且和又諸侯有光明著見之德者來助祭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傳執文德之人也箋云對配越於也濟濟之衆士皆執行文王之德文王精神已在天

矣猶配順其素如其生存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傳駿長也顯於天矣見承於人矣不見厭於人矣箋云駿大也諸侯與衆士於周公祭文王俱奔走而來在廟中助祭是不光明文王之德與言其光明之也是不承順文王志意與言其承順之也此文王之德人無厭之音義於音烏注同後發句皆放此以意求之相息亮反注同見賢遍反下著見同駿音峻下篇同射音亦厭也見厭於豔反下同與音餘下同疏正義曰毛以為於乎美哉周公之祭清廟也其祭之禮義既內敬於心且外和於色又諸侯有明著之德來助祭也其祭之時又有濟濟然美容儀之衆士亦來助

祭於此衆士等皆能執持文王之德無所失墜文王精神已在於天此衆士之行皆能配於在天言其行同文王與之相合也此明著諸侯與威儀衆士長奔走而來在文王之廟後世常然供承不絕則文王之德豈不顯於天豈不承於人所以得然者以文王之德為人所樂無見厭倦於人斯由人樂之不厭故皆奔走承之鄭唯以駿奔走一句為異言諸侯之與多士大奔走而來在文王之廟豈不光明文王之德與言其光明之豈不承順文王之意與言其承順之餘同傳正義曰於乎於戲皆古之鳴呼之字故為歎辭穆美釋詁文書傳云穆者敬之言穆為敬之美也樂記引詩云肅雝和鳴夫肅肅敬也雝雝和也夫敬與和何事而不行是肅為敬雝為和也釋詁云相助勴也俱訓為勴是相得為助箋正義曰顯光釋詁文定本集注皆云顯光也見也於義為是以此祀文王之歌美其祀不美其廟故云周公之祭清廟也其禮儀敬且和者謂周公祭祀能敬和也以肅雝

承清廟之下宜為祭祀之事而顯相之文又在其下明非相者肅雝故屬於周公唯顯相為諸侯耳知顯相是諸侯者序言朝諸侯率以祀文王於此經當有諸侯之事而下文别言多士多士非諸侯則顯相是諸侯可知於諸侯言相明多士亦為相矣此箋以肅雝屬周公而書傳云肅雝顯相注云四海敬和明德來助祭以敬和為諸侯者義得兩通也傳正義曰經云秉文之德謂多士執文王之德故傳申其意言此多士皆是執文德之人也謂是能執行文王之德之人也亦與鄭同箋正義曰釋詁云配合會對也是對為配之義越於釋詁文濟濟之衆士謂朝廷之臣也執行文王之德謂被文王之化執而行之不使失墜也言在天則是有物在天而非天此祀文王之事故知在天謂文王精神已在天也文王在天而云多士能配者正謂順其素先之行如其生存之時焉文王既有是德多士今猶行之是與之相配也序言朝諸侯率以祀文王止率諸侯耳多士亦助祭

序不言率之者王朝之臣助祭為常非所當率故不須言也以朝廷之臣親受文王之化故言秉文之德則外臣疏遠言其自有光明亦所以互相通也傳正義曰駿長釋詁文言長者此奔走在廟非唯一時之事乃百世長然故言長也以文王精神已在於天光顯文王是顯於天也此奔走助祭是承事文王故見承於人也不見厭於人者由文王德美不為人厭所以諸侯多士奔走助之結上助祭之意也見承於人上或有不字衍字與不見厭相涉為誤定本集注並無不字箋正義曰駿大釋詁文也以詩人所歌據其見事非是逆探後世不宜以駿為長此承諸侯多士之下總言奔走則文兼上事故云諸侯與衆士於周公祭文王俱奔走而來在廟中助祭以其俱來故訓駿為大大者多而疾來之意禮記大傳亦云駿奔走注駿疾也疾奔走言勸事也其意與此相接成也又以上言在天者見文王其身雖死其道尤存既言人能配行故指在天為義此言奔走在廟主

述祭時之事無取於在天故以為光明文王之德承順文王之意光明文王之德雖亦得為顯之於天但於文勢直言人所昭見不當遠指上天故易傳也此文王之德人無厭之即是不見厭於人與傳同也

清廟一章八句

序維天之命大平告文王也箋云告大平者居攝五年之末也文王受命不卒而崩今天下大平故承其意而告之明六年制禮作樂音義維韓詩云維念也大音泰後大平皆

放此疏正義曰維天之命詩者大平告文王之樂歌也此以文王受命造立周邦未及大平而崩不得制禮作樂今周公攝政繼父之業致得大平將欲作樂制禮其所制作皆是文王之意故以大平之時告於

文王謂設祭以告文王之廟言今已大平已將制作詩人述其事而為此歌焉經陳文王德有餘衍周公收以制禮順文王之意使後世行之是所告之事也箋正義曰樂記云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功成治定即大平之事此經所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是制作之意明其將欲制作有此告耳制禮作樂在六年之初故知此告大平五年之末也又解所以必告文王者文王受命不卒而崩卒者終也聖人之受天命必致天下大平制作一代大法乃可謂之終耳文王未終此事而身已崩是其心有遺恨今既天下大平成就文王之志故彖其素意而告之冀使文王知之不復懷恨故也文王之不作禮樂者非謂智謀不能制作正以時未大平故不為耳今於五年之末以大平告之明已欲以六年成就之言六年者為制作成就之時其始草創當先於此矣明堂位云六年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明是制作已就故度量

可頌其禮亦應頌之未即施用洛誥說七年時事周公猶戒成王使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則是成王即政始用周禮也武王亦不卒而崩惟告文王者當時亦應並告但以文王自創基之主紂尚未滅遺恨爲深周公之作周禮稱爲文王之意故作者主於文王辭不及武王序亦順經之意指言告文王焉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傳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箋云命猶道也天之道於乎美哉動而不止行而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傳純大假嘉溢愼收聚也箋云純亦不已也溢盈溢之言也於乎不光明與文王之施德教

之無倦已美其與天同功也以嘉美之道饒衍與我我其聚斂之以制法度以大順我文王之意謂為周禮六官之職也書曰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曾孫篤之傳成王能厚行之也箋云曾猶重也自孫之子而下事先祖皆稱曾孫是言曾孫欲使後王皆厚行之非維今也

音義　假音暇溢音逸徐云毛音謚慎市震反本或作順案爾雅云毖神溢慎也不作順字王肅及崔申毛並作順解也明與音餘單音丹厚之也一本作能厚行之也令或作能厚成之也重直龍反

疏正義曰毛以為言維此天所為之教命於乎美哉動行而不已言天道轉運無極止時也天德之美如此而文王能當於

天心又歎文王於乎豈不顯乎此文王之德之大言文王美德之大實光顯也文王德既顯大而亦行之不已與天同功又以此嘉美之道以戒慎我子孫言欲使子孫謹慎行其道文王意既如此我周公其當斂聚之以制典法大順我文王之本意作之告成當使曾孫成王厚行之以為天下之法周公以此意告文王故作者述而歌之鄭以純為純美溢為盈曾孫通為後世之王維此為異其大意則同傳正義曰美周之禮者文當如此孟子閒齊王以孟子辭病使人問醫來孟仲子對趙岐云孟仲子孟子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譜云孟仲子者子思弟子蓋與孟軻共事子思後學於孟軻著書論詩毛氏取以為說言此詩之意稱天命以述制禮之事者歎大哉天命之無極而嘉美周世之禮也美天道行而不已是歎大天命之極文王能順天而行周禮順文王之意是周之禮法效天為之故此言文王是美周之禮也定本作美周之禮或作周公之禮者誤也譜云子思

論詩於穆不已仲子曰於穆不似此傳雖引仲子之言而文無不似之義蓋取其所說而不從其讀故王肅述毛亦為不已與鄭同也箋正義曰天之教命即是天道故云命猶道也中庸引此詩乃云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是不已為天之事故云動而不已行而不止易繫辭云日往則月來暑往則寒來乾卦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是天道不已止之事也傳正義曰純大假嘉溢慎皆釋詁文舍人曰溢行之慎某氏曰詩云假以溢我慎也收者斂聚之義故為聚也箋正義曰中庸引此云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指說此文故箋依用之箋意言純亦不已則不訓為大當謂德之純美無玷闕而行之不止息也孝經云滿而不溢是溢為盈溢之言也易傳者以下句即云我其收之溢是流散收為收聚上下相成於理為密故易之也文王既行不倦已與天同功是其道有饒衍至於滿溢故言以嘉美之道饒衍與我我其聚斂之以

制法度謂收聚文王流散之德以制之也其實周公自是聖人作法出於己意但以歸功文王故言收文王之德而為之耳文王本意欲得制作但以時未可為是意有所恨令既太平作之是大順我文王之本意也欲指言所作以曉人故言謂為周禮六官之職即今之周禮是也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皆是周公所作以儀禮威儀行事禮之末節樂又崩亡無可指據指以周禮統之於心是禮之根本故舉以言焉引書曰者洛誥文也書之意言周公告成王云令所承我明子成王所用六典之法者乃盡是配文祖明堂之人文王之德我制之以授子是用文王之德制作之事故引以證此彼注云成我所用明子之法度者乃盡明堂之德明堂者祀五帝太皞之屬為用其法度也周公制禮六典就其法度而損益用之如彼注直以文祖為明堂不為文王者彼上文注云文祖者周曰明堂以稱文王是文王得稱文祖也彼法更自觀經為說與此引意不同義得兩通故也傳

正義曰傳以周公制禮成王行之乃是為成王而作故以信南山經序準之以曾孫為成王也厚行之者用意專而隆厚即假樂所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是也箋正義曰箋以告之時禮猶未成不宜偏指一人使之施用一代法當通之後王故知曾孫之王非獨成王也曾重也孫之子為曾孫也孫是其正稱自曾孫已下皆得稱孫哀二年左傳云曾孫蒯聵敢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是雖歷多世亦稱曾孫也小雅曾孫唯斥成王文各有施不得同也

維天之命一章八句

序維清奏象舞也箋云象舞象用兵時刺伐之舞武王制焉音義刺七亦反疏正義曰維清詩者奏象舞之樂歌也謂文王時有擊刺之法武

王作樂象而為舞號其樂曰象舞至周公成王之時用而奏之於廟詩人以今太平由彼五伐覩其奏而思其本故述之而為此歌焉時邁般桓之等皆武王時事成王之世乃頌之此象舞武王所制以為成王之時奏之成王之時頌之理亦可矣但武王既制此樂其法遂傳於後春秋之世季札觀樂見舞象是於成王之世猶尚奏之可知頌必太平乃為明是覩之而作又此詩所述述其作樂所象不言初成新奏以此知奏在成王之世作者見而歌之也經言文王之法可用以成功是制象舞之意箋正義曰此詩經言文王序稱象舞則此樂象文王之事以象武為名故解其名此之意牧誓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伐七伐乃止齊焉注云一擊一刺曰一伐是用兵之時有刺有伐此樂象於用兵之時刺伐之事而為之舞故謂之象舞也知者以其言象則是有所法象樂記說大武之樂象武王之伐明此象武象文王之伐知武王

制焉者以爲人子者貴其成父之事文王既有大功武王無容不述中庸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明武王有所述矣於周公之時已象伐紂之功作大武之樂不言復象文王之伐制爲别樂故知象舞武王制焉武王未及太平而作此樂一代大典俱待太平此象文王之功非爲易代大法故雖未制禮亦得爲之周公大作故别爲武樂耳春官大司樂六代之樂唯舞大武以享先祖此象舞不列於六樂蓋大合諸樂乃爲此舞或祈告所用周禮無之成二十九年曾爲季札舞之名其有用明矣桑彼傳云見舞象箾南籥者服虔曰象文王之樂舞象也箾舞曲名言天下樂削去無道杜預曰箾舞者所執南籥以籥也其言箾爲所執未審何器以箾爲舞舞曲不知所出要知箾與南籥必是此樂所有也傳直云舞象象下更無舞字則此樂名象而已以其象事爲舞故此文稱象象舞也象舞之樂象文王

之事其大武之樂象武王之事二者俱是為象但序者於此云奏象舞於武之篇不可復言奏象故指其樂名言奏大武耳其實大武之樂亦為象也故禮記文王世子明堂位祭統皆云升歌清廟下管象象與清廟相對即俱是詩篇故明堂位注象謂周頌武也謂武詩為象明大武之樂亦為象矣但記文於管之下別云舞大武謂武詩則簫管以次之武樂則干戚以舞之所以並設其文故鄭并武解其意於文王世子注云象周武王伐紂之樂也以管播其聲又為之舞於祭統注云管象吹管而舞武象之樂也皆武詩武樂並解之也必知彼象非此篇者以彼三文皆云升歌清廟下管象若是此篇則與清廟俱是文王之事不容一升一下今清廟則升歌象則下管明有父子尊卑之異文王世子於升歌下管之後覆述其意云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而上下之義行焉言君臣上下之義明象非文王之事故知下管象者謂武詩

但序者避此象名不言象耳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傳典法也箋云緝熙光明也天下之所以無敗亂之政而清明者乃文王有征伐之法故也文王受命七年五伐也肇禋傳肇始禋祀也箋云文王受命始祭天而枝伐也周禮以禋祀祀昊天上帝迄用有成維周之禎傳迄至禎祥也箋云文王造此征伐之法至今用之而有成功謂伐紂克勝也征伐之法乃周家得天下之吉祥音義緝七入反熙許其反肇音召禋音因徐又音煙迄許乞反

祺音其爾雅同徐云本又作禎音貞與崔本同疏正義曰詩人既覩太平見奏象舞乃述其所象之事而歸功於文王言今日所以維皆清靜光明無敗亂之政者乃由在前文王有征伐之法故也其伐早晚為之乃本受命始為禋祀昊天之時以行此法而伐紂之枝黨言其祭天乃伐其法重而可遵故至今武王用之伐紂而有成功致得天下清明是此征伐之法維為周家得天下之吉祥矣故武王述其事而制此舞詩人見其奏而歌之焉此維清緝熙是當時之事作者先言時事然後上本文王又據文王說之而下故其言不次傳正義曰釋詁云典法常也俱訓為常是典得為法箋正義曰釋詁云緝熙皆光也但光亦明也故連言之無敗亂之政而清明者雖伐紂之後亦得為此言要大為清明必是太平之世此當是周公成王之時見其清明乃上本文王也文王七年五伐即尚書傳所云二年伐邘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是也傳正義曰

肇始釋詁文又云禋祀祭也是禋祭為祀箋正義曰禋者祭天之名故云文王受命始祭天而枝伐中候我應云枝伐弱勢注云先伐紂之枝黨以弱其勢若崇侯之屬是枝之文也文王祭天必在受命之後未知以何年初祭皇矣說伐崇之事云是類是禡類即祭天也伐崇之後乃稱王應伐崇之時始祭天耳五伐容有未祭天而已伐者但所伐唯崇為強言祭天而伐據崇為說也我應云玄湯伐亂崇孽首王曰於戲斯在伐崇謝告注云斯此也天命此在伐崇侯虎謝百姓且告天是祭天而伐主為崇也引周禮者大宗伯文引之以證禋為祭天也文王之時禘郊未備所祭不過感生之帝而已引昊天上帝者取禋祀之成文彼又云祀五帝亦如之雖祭感生帝亦用禋也傳正義曰迄至釋詁文禎祥釋言文舍人曰祺福之祥某氏曰詩云維周之禎定本集注祺字作禎箋正義曰至今用之而有成功者此詩之作在周公成王之時以文王為古故謂武王為今自是辭

相對耳非言作詩之時為武王也祥者是徵兆之先見者也文王始造伐法武王用以成功是文王之法為伐紂徵兆故為周家得天下之吉祥

維清一章五句

序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箋云新王即政必以朝享之禮祭於祖考告嗣位也音義朝直遥反疏正義曰烈文詩者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之樂歌也謂周公居攝七年致政成王成王乃以明年歲首即此為君之政於是用朝享之禮祭於祖者有諸侯助王之祭既祭因而戒之詩人述其戒辭而為此歌焉經之所陳皆戒辭也武王崩之明年與周公歸政明年俱得為成王即政但此篇勑戒諸侯用賞罰以為已任非復喪中之

辭故知是致政之後年之事也臣工序云遣於廟此不言遣者彼勑之使在國有事來咨於王又令從時教民農業是將遣而戒故言遣以戒之此則戒以為君之法其辭不為將遣故不言遣箋意於經亦有卿士序不言者以諸侯為重故舉諸侯以總之箋正義曰解即政所以有祭得為諸侯所助之意以新王即政必以朝享之禮祭於祖考廟告已今繼嗣其位有此祭故諸侯助之也必知用朝享之禮者以此告事而已不得用時祭之禮而周禮曰時之間祀有追享朝享者追享者追祭遷廟之主以事有所禱請非即政所當用朝享者朝廟受政而因祭先祖以月朔為之即春秋文六年閏月不告朔猶朝於廟祭法天子親廟與太祖皆月祭之是其事也人君即政必以月正元日此日於法自當行朝享之禮故知成王即政用此禮以祭而有諸侯助之也新王即政以歲首朔日則是周正月矣臣工箋周之季春於夏為孟春諸

侯之朝在周之季春此於周之孟春得有諸侯在京助王祭者以新王即政故特命使朝或去冬朝者留得歲初也鄭於顧命之注以居攝六年為年端則此年未必六服盡來蓋近者至也案洛誥說周公致政之事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注云歲成王元年正月朔日也用二特牛祫祭文王武王於文王廟使史逸讀所冊祝之書告神以周公其宜為後謂封伯禽也彼言正月朔日與此祭祖告嗣同日事也此言以朝享之禮彼言祫祭文武者此言即政助祭是王自祭廟告已嗣位彼祭文武謂告封周公此二禮必不得同也何則身未受位不可先以封人明是二者各自設祭當是先以朝享之禮偏祭羣廟以告已嗣位於祭之末即勑戒諸侯事訖乃更以禮祫祭文武於文王之廟以告封周公也必知彼與此非一祭者此即政用朝享之禮當各就其廟彼封周公唯祭文武而已故

知不同也彼注知合祭文武於文王廟者以彼經云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即云王命作冊是幷告二神一處為祭卑當就尊故知在文王廟也此祭祖者則徧告羣廟而箋唯言祖考者祖考總辭可以兼諸廟也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傳烈光也文王錫之箋云惠愛也光文百辟卿士及天下諸侯者天錫之以此祉福也又長愛之無有期竟子孫得傳世安而居之謂文王武王以純德受命定天位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傳封大也靡累

也崇立也戎大皇美也箋云崇厚也皇君也無大累於
汝國謂侯治國無罪惡也王其厚之增其爵土也念此
大功勤事不廢謂卿大夫能守其職得繼世在位以其
次序其君之者謂有大功王則出而封之無競維人四
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傳競
彊訓道也前王武王也箋云無彊乎維得賢人也得賢
人則國家彊矣故天下諸侯順其所為也不勤明其德
乎勤明之也故卿大夫法其所為也於乎先王文王武

王勤行此道人稱頌之不忘音義辟音壁注下皆同祉音恥疆居良反竟也

傳直專反累劣偽反下同道音導　疏　正義曰毛以為成王於祭之末呼諸侯而戒之曰汝等有是光明文章者君人之辟公我先君文王賜汝以此祉福也言文王造始周國此等作周藩屏得為諸侯之福乃是文王賜之文王既賜以此福又愛我此等諸侯無有竟已之時令其子孫得常安之言文王終常愛之使得傳世不絶也既言文王如此又説武王亦然我武王伐紂之後以舊國皆應削滅而我武王觀汝舊為君者誠無大累於汝國維我武王其就封立之言武王亦愛諸侯不復貶退也我文王武王愛汝先人如此汝當念此先人之大功繼續父祖餘脩序其美之欲使之循行美政以繼其先祖也又為之陳武王之德無疆乎維是得賢人若得其賢人則國家彊矣四方有不率服者其可使訓導之不顯乎維是有德若能有德此賢人則身必顯矣百

辟有無所法者其可師此顯德而法象之言武王有顯德任賢人能以訓四方刑百辟是武王之道至美矣於乎我之前王則此武王其道不可忘也示之以武王之道欲使法而行之鄭以為助祭者有卿士與諸侯公辟兼戒之成王於祭之末呼之曰汝有光明文章者百辟卿士與羣公諸侯等上天賜我文王以此王天下之祉福又愛我文王武王其愛之多無有疆畔使其子孫常得安而居之故我令得嗣守其位制賞罰之柄汝諸侯等若無大罪惡累及於汝國維我王家其必寵而益厚之謂增其辭命加之土地也汝卿大夫等若能念此居官大功勤事不廢我則使汝繼世有位得其次序有殊勲與績其出於外而居之汝等當勤力為善也又教之為善之法汝辟公等無疆乎維是得賢人若得賢人則國家彊矣四方鄰國知汝任賢其皆順從之汝卿士等不明乎維是勤其德若能勤德則身明顯矣百辟卿士知汝有德其皆法則之此任賢勤德之事事之美者於

乎我之前王文王武王能勤行此道之故人稱誦之不忘汝等宜法效前王亦勤行之傳正義曰烈光釋詁文以辟公之下即言賜福是賜之以福使得為此辟公也文王是周之創業之主文王造此周國此等得在周統內列為諸侯乃是文王之所錫故言文王錫之其實武王封建亦是武王賜之矣傳以錫茲祉福為文王賜諸侯則惠我無疆亦是文王愛諸侯子孫保之謂諸侯得繼世也其文皆無卿士則辟公謂君人之公非百辟卿士矣箋正義曰惠愛釋詁文也以月令云百辟是卿士之總稱下有爾邦百辟與此相彖則辟當下百辟公當下爾邦故分辟公為二即辟公為卿士及天下諸侯也此既分辟公為二故下兩經亦分為二皆上戒諸侯下戒百辟與此勢相成也又以下云爾邦謂諸侯為爾則此經云我是成王自我非我諸侯也故易傳以為天賜祉福謂賜文王武王以王天下之福也愛之無有期竟謂卜世三十卜年七百是長遠無期也先解經文後指

其事故云謂文王武王以純德受命定天位也純德者純美之德即上篇所云之德之純是也以文武俱受天命故連言之傳正義曰定四年左傳云吳為封豕長蛇封與長為類則封豕為大豕故封為大也靡謂侈靡奢侈淫靡是罪累之事故靡為累也釋詁云崇高也高是立之義故以崇為立也戎大皇美皆釋詁文傳於此篇不言卿士則此經所陳皆戒諸侯之事上已言文王賜之此又言維王立之封立諸侯始至於武王則維王立之謂武王也既陳文武之愛諸侯乃云念此戎功則是戒諸侯使念父祖之大功也諸侯各為一國之君不得有次序之義釋詁云敘緒也則繼父祖之肯緒也故王肅云武王得天下因殷諸侯無大累於其國者就立之序繼也思繼續先人之大功而美之箋正義曰以崇訓高也高高是厚義故為厚也皇君釋詁文無大累於汝國為王者勸誘之辭耳其實小累亦不可也若無罪累則是有功王者之於諸侯有功則賞之故知厚之謂增其

爵土也念此大功勤事不廢謂人臣守職當念立所職之功奉行不倦也言大功者為之總目於大功之中又為等級功小者猶得繼世在位得其次序謂卿之子為卿大夫之子為大夫守其禄位不失舊業也功尤大者則其君之謂出封為諸侯也春官典命云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其出封加一等是有大功者王則出而封之傳正義曰競彊釋言文也教訓者所以導誘人故訓為道也成王之前唯武王耳故知前王武王傳以此篇皆戒諸侯之辭此經所言陳武王之事使諸侯慕之也箋正義曰得賢國彊則四鄰畏威慕德故天下諸侯順其所為言諸侯得賢人則其餘諸侯順之不顯維德與上無競維人相當箋云不明乎維勤其德勤其德則身明矣欲明其德必勤行之故箋從省文通以為句耳其意亦與上同也人雖同在寮位有德則尊故卿大夫能勤明其德者其餘卿大夫則法其所為也文王武王勤行此道謂行此求賢勤德之事故人稱誦

之不忘也定本有文王武王俗本唯有武王誤也

烈文一章十三句

序天作祀先王先公也箋云先王謂大王已下先公諸盩至不窋音義大音泰後大王大祖皆同盩直留反又音俯窋陟律反疏正義曰天作詩者祀先王先公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之時祭祀先王先公詩人以今太平是先祖之力故因此祭述其事而作歌焉祀先王先公謂四時之祭祠礿嘗烝但祀是總名未知在何時也時祭所及唯親廟與太祖於成王之世為時祭當自大王以下上及后稷一人而已言先公者唯斥后稷耳於王既總稱先王故亦謂后稷為先公命使其文相類經之所陳唯有先王之事而序幷言先公者以詩人因於祭祀

而作此歌近舉王跡所起其辭不及於后稷序以祭祀實祭后稷故其言及之昊天有成命經無地而序言地般經無海而序言海亦此類也箋正義曰周公之追王自大王以下此序並云王公故辯之也諸盩至不窋於時並為毁廟唯祫乃及之此言祀者乃是時祭其祭不及此等先公而箋言之者因以先公之言廣解先公之義不謂時祭皆及也時祭先公唯后稷耳若直言先公謂后稷嫌此等不為先公欲明此皆為先公非獨后稷故除去后稷而指此先公也或縁鄭此言謂此篇本為祫祭來玄鳥箋云祀當為祫若鄭以為祫亦當破此祀字今不破祀字明非祫也天保云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彼舉時祭之名亦兼言公王此亦時祭何故不可兼言公王也彼祭亦不盡及先公而箋廣解先公此何故不可廣解先公也且此詩若是祫祭作序者言祫於太祖則辭要理當何須煩文言先王先公也以此知所言祀者正是時祭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傳作生荒大也天生萬物於高山大王行道能安天之所作也箋云高山謂岐山也書曰道岍及岐至于荆山天生此高山使興雲雨以利萬物大王自豳遷焉則能尊大之廣其德澤居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傳夷易也箋云彼彼萬民也徂往行道也彼萬民居岐邦者皆築作宫室以為常居文王則能安之後之往者又以岐邦之君有佼易之道故也易曰乾以

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以此訂大王文王之道卓爾與天地合其德子孫保之音義岐其宜反道音導岍口田反又口見反幽彼貧反行如字王徐並下孟反夷易羊豉反下徐易曰皆同佼古卯反乾其連反以苦魂反字亦作坤訂待頂反沈又直丁反說文云評議也譜云參訂時驗謂平比之也字詁云訂平也疏正義曰毛以為天之生此萬物在於高山之上大王居岐修其道德使興雲雨長大此天所生者即陰陽和是其能長大之下四句又說文王之德被萬民居岐邦築作宮室者文王則能安之彼萬民又後往者由此岐邦之君有佼易之德故也下一句云由父祖之德若此

令子孫得保天位前往者文王安之後往者亦能安之後往者以岐邦之君有佼易之德前往者亦然為互文也鄭上二句別具在箋餘同傳正義曰作者造立之言故為生也荒者寛廣之義故為大也箋正義曰以文王未從豐之前與大王皆在岐故知高山謂岐山也以云天生高山不言生生萬物故易毛也引書曰導岍及岐至於荆山禹貢文彼言禹所開導從岍山及岐山至於荆山皆舉大山以言而岐山在其中引之以證岐山為高山也祭法稱山林川谷能出風雨僖三十一年公羊傳云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者其唯泰山乎是高山能與雲雨而利萬物也大王能尊大之廣其德澤者謂德及草木使之茂殖若旱麓云榛楛濟濟是廣山之德澤也山之德澤既廣則山之為神益尊是尊大之也韋昭云大王秩祀之而尊大焉指謂祭之為大未必然也大王能廣山德澤明其愛民甚矣故民皆從之居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是由王之

有德故致然也自一年成邑以下中候稷起之注亦與此同當有成文不知事何所出周禮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左傳曰邑有先君之宗廟曰都無曰邑邑各自相對為文耳此都邑不與彼同也邑是居處之名都是衆聚之稱都必大於邑故一年即成邑二年乃成都也書傳說大王遷岐周民東修奔而從之者三千乘止而成三千戶之邑謂初遷時也此云一年當謂年終之時其邑當不啻三千但不知其數耳鄭注禹貢以為堯之時土廣五千里禹弼成五服土廣萬里王肅難鄭云禹之時土廣三倍於堯計萬里為方五千里者四而肅謂三倍則除本而三此云五倍蓋亦除本而五并本為六也傳正義曰爽易釋詁文箋正義曰彼徂為民往則彼作為民作徂作皆是民事故知彼彼萬民也徂往釋詁文以道者人所行故行為道也知徂謂新往者則作為前至者此作矣即緜詩所謂曰止曰時築室於兹故云皆築作宮室以為常居言常者見

其心樂此居不復移轉也後之往者以岐邦之君有佼易之道者謂此君其性佼健和易愛民之情深故歸之也引易曰盡賢人之業皆繫辭文也言乾以佼易故為知坤以凝簡故為能人能佼易則其情易知凝簡則其行易從情易知則人親之故易知則有親行易從則功可就故易從則有功人以物不我親不能以久故有親則可久由舉事無功不能以大故有功則可大為物所親事可長久是為德有所成故可久則賢人之德舉事有功道可廣大是為業有所就故可大則賢人之業生人能事德業而已易簡為之無往不究故彼又云易簡而天下之理得是天地之德易簡而已岐邦之君亦有易簡之行是與天地同功訂者比並之言卓然高遠之稱以此乾坤之義比並大王文王之道則此二王之德卓爾高遠與天地合其德矣若然易簡之義窮天下之精則聖人乃能而云賢人之德賢人之業者王弼云不曰聖人者聖人體無不可以人名而名故易簡之主皆

以賢人名之然則以賢是聖之次故寄賢以為名窮易簡之理盡乾坤之奧必聖人乃能耳文王可以當之大王則未能而並云與天地合德者以大王是亞聖大賢可以比於文王褒美其事故連言之其實大王未能盡此妙也譜云祭訂時驗是訂為比並之言也論語云如有所立卓爾是卓爾為高遠之稱

天作一章七句

序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疏正義曰昊天有成命詩者郊祀天地之樂歌也謂於南郊祀所感之天神於北郊祭神州之地祇也天地神祇佑助周室文武受其靈命王有天下詩人見其郊祀思此二王能受天之命勤行道德故述之而為此歌焉經之所陳皆言文武施行道德撫民不倦之事也所感天神者周人木德感蒼帝靈威仰而生祭之於南郊神州之神則祭之於北郊此二

者雖南北有異祭俱在郊故總言郊祀也案禮祭祀天地非止一事此言郊祀天地不言所祀之神但祭之於郊而天地相對唯有此二神耳何者春官大司樂職曰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樂八變則地祇皆出注云天神則主北極地祇則主崑崙彼以二至之日祭之於丘不在於郊此言郊祀必非彼也大司樂又曰舞雲門以祀天神舞咸池以祭地祇注云天神謂言五帝王者又各以夏正月祀其所受命之帝於南郊地祇所祭於北郊謂神州之神也地官牧人云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注云陽祀祭天於南郊陰祀祭地於北郊此二祀文恒相對此郊祀天地俱言在郊而天地相對故知是所感之帝神州之神也其祀天南郊鄭云夏之正月其祭神州之月則無文此序同言郊祀蓋與郊天同亦夏正月也此經不言地序云地者作者因祭天地而為此歌王者之有

天下乃是天地同助言天可以兼地故辭不及地序知其因此二祭而作故具言之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傳二后文武也基始命信宥寬密寧也箋云昊天天大號也有成命者言周自后稷之生而已有王命也文王武王受其業施行道德成此王功不敢自安逸早夜始順天命不敢解倦行寬仁安靜之政以定天下寬仁所以止苛刻也安靜所以息暴亂也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傳緝明熙廣單厚肆固靖和也箋云廣當為光固當

為故字之誤也於美乎此成王之德也既光明矣又能

厚其心矣爲之不解倦故於其功終能和安之謂夙夜

自勤至於天下太平音義成王王如字徐于況反其音基本亦作基宥音又王功于

況反解音懈下同苛音河疏正義曰此篇毛傳皆依國

刻音克單都但反注同語唯廣固二字鄭不爲别

訓而破以同己則是不異於毛但意不必有感生之帝

與鄭小異令既無迹可據皆同之鄭馬言昊天蒼帝有

此成就之命謂降生后稷爲將王之兆而經歷多世至

於文武二君乃應而受之二君既受此業施行道德以

成此王功而不敢暫自安逸常早起夜卧始於信順天

命不敢懈倦行其寬仁安靜之政以定天下二君既能

如此於乎可歎美也此二君成王之德既光明矣又能

篤厚其心而爲之不倦故於其功業終能和而安之以

此之故得至於太平是乃昊天之德故因其祭而歌之傳正義曰二后文武也者此以太平之歌作在周公成王之世成王之前有成其王功者唯文武耳故知二后文王武王也以二王俱受天命共成周道故連言之自基始以下及下傳皆周語文也周語稱叔向聘於周單靖公與之語說昊天有成命叔向告單子之老曰昊天有成命頌之盛德也即全引此篇乃云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定武烈者天道成命者而稱昊天翼其上也二后受之讓於德也成王不敢康敬百姓也夙夜恭也基始也命信也宥寬也密寧也緝明也熙廣也亶厚也肆固也靖和也其始也翼上德讓而敬百姓其中也恭儉信寬帥歸於寧其終也廣厚其心固和之始於德讓中於信寬終於固和故曰成王是全釋此篇之義也古人說詩者因其節文比義起象理頗溢於經意不必全與本同但撿其大旨不為乖異故傳采而用焉此詩作在成王之初非是崩後不得稱成之謚所言成

王有涉成王之嫌韋昭云謂文武修已自勤成其王功非謂周成王身也鄭賈唐說皆然是時人有疑是成王身者故辨之也箋正義曰昊天天大號也者以此郊天之歌言其所感蒼帝蒼帝非太帝而云昊天昊天與帝名同故解昊天是天之大號故蒼帝亦得稱之也后稷以大迹而生是天之精氣中苗興稱堯受圖書已有稷名在録言其苗裔當王是周自后稷之生已有王命言其有將王之兆也傳訓命為信既有所信必將順之故言早夜始順天命經中之命已訓為信其言天命鄭自解義之辭故非經之命也正以言信必所信有信上言天有成命故知所信順者始信順天命也言始者王肅云言其修德常如始易曰日新之謂盛德義當然也傳以密為寧寧又訓為安也故云行寬仁安靖之政以定天下又解二后行寬安之意寬者體度弘廣性有仁恩已上行既如此則其下效之不復為苛虐急刻安者緩於御物為政清靖王上行既如此其下效之不復為殘

暴擾亂此寬仁所以止苛刻安靜所以息暴亂故二后勤行之廣當為光固當為故字之誤也者箋以外傳之訓與爾雅皆同而釋詁云熙光也肆故也則是聲相涉而字因誤故破之

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

序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䟽正義曰我將詩者祀文王於明堂之樂歌也謂祭五帝之於明堂以文王配而祀之以今之太平由此明堂所配之文王故詩人因其配祭述其事而為此歌焉經陳周公成王法文武之道為神祐而保之皆是述文王之事也此言祀文王於明堂即孝經所謂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也文王之配明堂其祀非一此言配文王於明堂謂大饗五帝於明堂也曲禮曰大饗不問卜注云大饗五帝於明堂莫適卜月令季秋是月也大享帝注云言大享者徧祭五

帝曲禮曰大饗不問卜謂此也是於明堂有總祭五帝之禮但鄭以月令為秦世之書秦法自季秋周法不必然矣故雜問志云不審周以何月於月令則季秋正可不審祭月必有大享之禮明堂是祀天之處知大享當在明堂又以孝經言之明堂之祀必以文王為配故知祀文王於明堂是大享五帝之時也其餘明堂之祀則法小於此矣玉藻注云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帝及神配以文王武王論語注云諸侯告朔以羊則天子特牛焉是告朔之在明堂其祭止用特牛此經言維牛維羊非徒特牲而已故知非告朔之祭也雜問志云四時迎氣於四郊祭帝還於明堂亦如之則四時迎氣亦祀明堂但迎氣於郊已有祭事還至明堂不可不為禮耳其盛乃在於郊明堂之祭不過與告朔同也何則堯典說巡守之禮云歸格于藝祖用特鄭以藝祖為文祖猶周之明堂巡守之歸其告止用特牲則迎氣之還其祭亦不是過也明

亦用特牲矣此之維牛維羊則是祭之大禮故知此祀明堂是大享五帝非迎氣告朔也此經雖有維牛之文不言其牛之色大宗伯云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注云禮東方以立春謂蒼精之帝禮南方以立夏謂赤精之帝禮西方以立秋謂白精之帝禮北方以立冬謂黑精之帝然則彼稱禮四方者謂四時迎氣牲如其氣之色則五帝之牲當用五色矣然則大享五帝雖是施設一祭必周五種之牲國語云禘郊之事則有全烝既總享五帝明不用一全烝而已論語云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者彼謂告天之祭故用天色之玄與此別祭法云祖文王而宗武王注云祭五帝之神於明堂曰祖宗則明堂之祀武王亦配之矣此唯言祀文王者詩人雖同祀明堂而作其辭主說文王故序達其意唯言文王

耳郊天之祭祭天而以后稷配也昊天有成命指說天之命周辭不及稷思文唯言后稷有德不述天功皆作者之心有異序亦順經為辭此之類也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傳將大享獻也箋云將猶奉也我奉養我享祭之羊牛皆充盛肥腯有天氣之力助言神饗其德而右助之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饗之傳儀善刑法典常靖謀也箋云靖治也受福曰嘏我儀則式象法行文王之常道以日施政於天下維受福於文王文王既右而饗之言受

而福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箋云于於時是也早夜敬天於是得安文王之道音義將如字享許丈反徐許亮反右音又注及下同本亦作佑肥腯徒忽反說文云羊曰肥豕曰腯嘏古雅反毛大也疏正義曰毛以為周公成王之時祀於明堂言我所美大我所獻薦者維是肥羊維是肥牛也以此牛羊所以得肥者維為上天其佑助之故得無傷病也我周公成王善用法此文王之常道日日用之以謀四方之政維天乃大文王之德既佑助文王於我周公成王之祭又歆饗之也善法文王之常道而得為天所佑我周公成王而令而後其常早起夜臥畏敬天之威怒於是安之言安行文王之道以為常法也鄭上三句唯一將字別次四句云我周公成王則法象行此文王之常道以日日施於天下以治此四方之民維我得受此嘏福於文王此文王既佑助我而

歆饗之故所以與我嘏福也餘同傳正義曰將大享獻皆釋詁文箋正義曰以將與享相類當謂致之於神不宜為大將者送致之義故云猶奉養謂以此牛羊奉養明神也牛羊充盛肥腯有天氣之助有其為天佑助故無病傷桓六年左傳云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其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瘯蠡也謂其備腯咸有也彼傳言善於治民不妄勞役民之畜産無疾故祭祀之牲得肥明牛羊肥而無疾是天之力助天之助人唯德是與故云神饗其德而佑助之維天佑之當是佑助於人而已為佑助牛羊者以下句乃云既佑饗之則此未是佑人文連牛羊知是佑助牛羊亦是饗人之德故助之也此祀文王於明堂則是祭天矣禮稱郊用特牲祭法云燔柴於泰壇祭天用騂犢則明堂祭天亦當用特牛矣而得有羊者祭天以物莫稱焉貴誠用犢其配之人無莫稱之義自當用太牢也郊特牲云帝牛不吉以為稷牛是配者與天異饌明其當用

太牢此祀有文武為配於禮得其有羊也夏官羊人云釁積共羊牲注云積積柴以祭天有羊牲者彼釁在積上明所云積柴非祭天當謂熛燎祀司中司命之等有羊也傳正義曰儀善刑法典常靖謀皆釋詁文也刑既為法則式不復為法當訓為用毛於暇字皆訓為大此暇亦為大也王肅云善用法文王之常道日謀四方維天乃大文王之德既佑助而歆饗之箋正義曰靖治釋詁文特牲少牢皆祝以神辭暇主人與之以福是受福曰暇儀者威儀式者法式故以儀式為則象謂則象法行文王之常道也以此能治四方可以蒙佑不宜為謀之故以靖為治謂施於天下也既佑助饗之是釋其所以致福之意故云言受而福之謂神受其德故降與之福也

我將一章十句

序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箋巡守告祭者天子巡行邦國至于方岳之下而封禪也書曰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徧于羣神遂行也音義巡音旬守手又反本或作狩注同柴士佳反說文字林作柴行下孟反下出行同禪市戰反徧音遍疏正義曰時邁詩者巡守告祭柴望之樂歌也謂武王既定天下而巡行其守土諸侯至于方岳之下乃作告至之祭為柴望之禮柴祭昊天望祭山川巡守而安祀百神乃是王者盛事周公既致太平追念武王之業故述其事而為此歌焉宣十二年左傳云昔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明此篇武王事也國語稱周公之頌曰載戢干戈明此詩周公作也治天下而使之太平者乃是周公為之得自作頌者於時和樂既興

頌聲咸作周公採民之意以追述先王非是自頌其身故得親為之序不言周公作者頌見天下同心歌詠例皆不言姓名經之所陳皆述巡守告祭之事指文而言時邁其邦是巡守之辭也懷柔百神及河喬嶽是告祭之事柴望祭天經不言天百神以天為宗其文可以兼之矣箋正義曰此解巡守之名及告祭之意天子封建諸侯以為邦國令之為王者守土天子以時往行其邦國至於其方岳之下為此告祭而又為封禪禮焉以此故有柴望之事也書曰以下堯典文彼說舜受堯禪即位之後巡守之事其言柴望與此同故引以證之明此告祭柴望是至方岳而祭也所以為此巡守之禮者以諸侯為王者守土專制一國告從令行而王者垂帷端拱深居高視一日二日庶事萬機耳目不達於遠方神明不照於幽僻或將强以凌弱恃衆以侵寡擁遏上命寃不上聞而使遠道細民受枉聖世聖王知其如是故制為此禮時

自巡之大司馬職曰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注云師謂巡守若會同是巡守之禮有伐罪正民之事也堯典說巡守之禮云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王制說巡守之禮云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不敬者君削以地不孝者君黜以爵革制度衣服者為叛叛者君討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是其事也王者代天理民今既為天遠行所至不可不告五岳地之貴神今既來至既其旁又亦不可無禮是故燔柴以告天望祭山川白虎通云巡守為祭天何本巡守為天所告至也王制注亦云柴祭天告至也云望秩者山川之神望其所在以尊卑次秩祭之堯典注云徧以尊卑次秩祭之是也言至於方岳之下者每至其方之岳皆為告祭之禮非獨東岳而已告祭則四岳皆然其封墠者唯岱宗而已餘岳不封禪也聚土曰封聚地曰墠變墠言禪神之也封禪必因巡守而巡守不必封禪何則

雖未太平王者觀民風俗而可以巡守具封禪必太平功成乃告成於天非太平不可也又封禪者每一代唯一封而已其巡守則唐虞五載一巡守周則十二年一巡守以為常非直一巡而已此其所以異也封禪之見於經者唯大宗伯云王大封則先告后土以外更無封文也禮器云因名山升中于天而鳳皇降龜龍假雖不言封亦是封禪之事故注云升上也中猶成也謂巡守至於方岳而燔柴祭天告以諸侯之成功而太平陰陽和而致象物是則功成瑞至然後可以升中明未太平必不可也白虎通云王者易姓而起必升封太山何告之義也始受命之時改制應天天下太平功成封禪以告太平也所以必於太山何萬物交代之處也必於其上何因高告高順其類也故升封者增高也下禪梁甫之山基廣厚也天以高為尊地以厚為德增太山之高以報天附梁甫之基以報地明天之所命功成事就有益於天地若

高者加高厚者加厚矣是說封禪之義若然巡守不必封禪封禪必待太平則武王之時未封禪矣此詩述武王之事而箋云至方岳之下而封禪者廣解巡守所為之事言封禪者亦因巡守為之非言武王得封禪也史記封禪書云齊桓公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甫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乃數十二於周唯言成王封泰山禪社首是武必不封禪其巡守則武王為之以左傳之文參之此詩是武王巡守矣白虎通曰何以知太平乃巡守以武王不巡守至成王乃巡守其言違詩反傳所說非也徧於羣神一句於堯典乃在上文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之時云類於上帝禋於六宗望於山川徧於羣神於二月巡守之下唯有柴望秩於山川而已不言徧於羣神此一句衍字也定本集注皆有此一句案王制說巡守之禮亦云柴而望祀不言徧羣神也堯典注云羣神丘陵墳衍之屬般序止云四岳河海經

唯言隨山喬嶽不言墳衍丘陵是必不徧羣神也其以堯典之文上下相校正月所祭之神多於祭岱之時而至岱不禋六宗何知當徧羣神也是由二文相涉後人遂增之耳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傳邁行震動疊懼懷來柔安喬高也高岳岱宗也箋云薄猶甫也甫始也允信也武王既定天下時出行其邦國謂巡守也天其子愛之右助次序其事謂多生賢知使為之臣也其兵所征伐甫動之以威則莫不動懼而服者言其威武又見

畏也王行巡守其至方岳之下來安羣神望于山川皆以尊卑祭之信哉武王之宜為君美之也明昭有周式序在位傳明矣知未然也昭然不疑也箋云昭見也王巡守而明見天之子有周家也以其有俊乂用次第處位言此者著天其子愛之右序之效也載戢干戈載櫜弓矢傳戢聚櫜韜也箋云載之言則也王巡守而天下咸服兵不復用此又著震疊之效也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傳夏大也箋云懿美肆陳也我武王求有美德之士

而任用之故陳其功於是夏而歌之樂歌大者稱夏允王保之箋云允信也信哉武王之德能長保此時夏之美音義右音又注同助也疊徒協反柔如字本亦作濡兩通俱訓安也喬音橋嶞本亦作嶽同音岳知音智戢側立反櫜音羔韜吐刀反復扶又反肆音四夏戶雅反下注同疏正義曰周公以時既太平追述武王之事言武王既定天下以時行其邦國其出也天行雲轉六軍皆從群臣賢智各司其職於是乃見昊天其於武王子愛之矣實佑助而次序我有周之事謂生賢智之臣使得以為用是子愛之也其所往之處始欲我武王以軍威動之莫不動懼而服是威又可畏不假用兵也至於方岳之下其來乃為安寧百神及河與高岳皆次秩祭之武王巡行邦國而使人神得所信乎武王之德如是維宜為天下之君也於此行也明見天之

愛我有周使俊人之臣用次序在位多生賢哲令之在官是其子愛之效於此明見之也動之以威莫敢不服武王於是則聚其干戈而納之則韜其弓矢而藏之是由往則震懼故不用之也我武王能如此求有美德之士而任用之其功甚大美矣故陳其功狀於是大樂而歌之信哉我武王之德能長安之言能安此大樂之美故歌之也傳正義曰邁行懷來釋言文震動疊懼喬高釋詁文彼疊作慴音義同釋詁云柔安也某氏引詩云懷柔百神定本作柔集注作濡柔是也言高岳岱宗者以巡守之禮必始於東方故以岱宗言之其實理兼四岳般祀四岳是也謂之岱宗者應劭風俗通云岱始也宗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故為五岳長白虎通云岱者言萬物相代於東方也箋正義曰苿莒傳云薄辭云薄言我薄其云薄欲如此亦是初始之義故轉之為甫訓甫為始也允信釋詁文序言巡守故知出行其邦國謂巡守也佑序之文承昊天之下故知亦是昊天助

之次序其事下云武序在位故知謂多生賢智使為之臣也時雖無敵可伐但兵行主伐有罪故云其兵所征伐肅動之以威則莫不動懼而服言其威武又見畏謂不但為天所愛復為人所畏故言又也樂記說武王克定天下其兵包以虎皮示不復用則伐紂之後天下即服至於巡守始言莫不服者以王者之為巡守慮有不服之處故美其無不服耳非謂時有叛者見兵乃服也又解巡守之行得有動威之意以王行巡守以軍從故也知者以大司馬云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又曰若大師則掌其戒令涖釁主及軍器上云及師下云若大師則二者之師不同也大師言釁主及軍器是征伐實事則上云及師非征伐也明大師為征伐及師為巡守故及師之下注云師謂王巡守若會同司馬起師合軍以從所以威天下行其政也不言大者未有敵不尚武是巡守之禮當師從也言大合軍猶大司樂言大合樂大合樂者徧作六代之樂則知大合軍

者亦六軍皆行也而雜問志云天子巡守禮無六軍之文者鄭意以巡守必有六軍但禮無正文故云無六軍之文耳天子海內之主安不忘危且云救無辜伐有罪安得無六軍也百神者謂天與山川之神神以王為主祭之則安故云來安羣神謂望於山川堯典云望秩於山川秩者次秩故云皆以尊卑祭之此解百神止云山川而已益明序下之箋無偏於羣神也允王維后總上事而歎之故云信哉武王之德宜為君美之也傳正義曰明之與昭俱是見義但以達見遠事謂之為明其昭者大明之狀故云明矣知未然也昭然不疑言因此巡守知天而令而後常愛周家其事昭然不復為疑與鄭明見之義同但分而言之耳箋正義曰昭見釋詁文也以毛意微中使易曉故云王巡守而明見天之子有周正以俊乂之人用次第處位故也此經二句覆上右序有周故云言此者著天其子愛佑序之效驗也傳正義曰戢聚釋詁文櫜者弓衣一名韜故內弓於衣謂之韜

弓夏大釋詁文箋正義曰懿美釋詁文肆者張設之言故為陳也言求是自此求彼之辭故知求美德之士而用之謂式序在位是武王求而得之也以言陳之於夏故知夏為樂名又解名為夏之意以夏者大也樂歌之大者稱夏也思文箋云夏之屬有九與此意相足言由周禮有九夏知此夏為樂歌也春官鍾師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祴夏驁夏注云夏大也樂之大歌有九是九夏之名也彼注引呂叔玉云肆夏繁遏渠皆周頌也肆夏時邁也繁遏執競也渠思文也玄謂以文王鹿鳴言之則九夏皆詩篇名頌之族類也此歌之大者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然則鄭以九夏別有樂歌之篇非頌也但以歌之大者皆稱夏耳

時邁一章十五句

序執競祀文王也音義執競其敬反執持也韓詩云執服也疏正義曰執競詩者祀武王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之時既致太平祀於武王之廟時人以今得太平由武王所致故因其祀述其功而為此歌焉經之所陳皆述武王生時之功也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傳無競競也烈業也不顯乎其成大功而安之也顯光也皇美也箋云競彊也能持彊道者維有武王耳不彊乎其克商之功業言其彊也不顯乎其成安祖考之道言其又顯也天以是故美之予之福祿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

明傳自彼成康用彼成安之道也奄同也斤斤明察也箋云四方謂天下也武王用成安祖考之道故受命伐紂定天下為周明察之君斤斤如也鍾鼓喤喤磬筦將將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禄來反傳喤喤和也將將集也穰穰衆也簡簡大也反反難也反復也箋云反反順習之貌武王既定天下祭祖考之廟奏樂而八音克諧神與之福又衆大謂如嘏辭也君臣醉飽禮無違者以重得福禄也音義大功本或作天功斤紀覲反喤

華彭反徐音皇又音宏注同莞音管本亦作管同將七羊反注同說文作蹡蹡行貌穰如羊反反反如字沈符板反又音販復扶又反又音服重直用反

疏正義曰言有能持强盛之道者維武王耳此武王豈為無强乎維克商之功業實為强也豈不顯乎其成安祖考之道實為顯也由其既强且顯上天以是之故嘉美之以大福又重述武王强顯得福之事武王用彼成安祖考之道故得受命伐紂同有天下四方之民而斤斤然其為周家一代明察之君是其顯而得福也又武王之祭宗廟也作鐘鼓之樂其聲和樂喤喤然奏磬管之音其聲合集鏘鏘然合於禮度當於神明故神下與之福衆多而穰穰然下與福豐大而簡簡然於時助祭之人又威儀順習反反然其祭之末此羣臣等既醉於酒矣既飽於德矣於祭之事終始無違故致福祿復來與之言武王受此多福故今得太平是以述而歌之傳正義曰無競反其言故為競也烈業顯光皇美皆釋詁文又

曰康安故云成大功而安之大功謂伐紂也安之謂安祖考也武王祖考其心實成王業未就心皆不安武王既伐紂是成大功安祖考故云成大功而安之其意與鄭同箋正義曰競彊釋言文時是釋詁文武王大業在於伐紂故知維烈是克商之功業也下武云三后在天王配於京永言孝思應候順德故知成安是成安祖考之道也既強顯之下乃言天美之與之福祿謂使之肩嗣長遠享國不絕也傳正義曰訓自為用故云用彼成安之道奄同釋言文又云奄蓋也鄭於閟宫玄鳥箋皆以奄為覆覆蓋四方同為已有與傳不異也釋訓云明明斤斤察也此連其明故云明察喤喤和也者喤喤將將俱是聲也故言和與集謂與諸聲相和與諸樂合集也釋訓云喤喤樂也穰穰福也舍人曰喤喤鍾鼓之樂也穰穰衆多之貌也某氏引此詩明穰穰是福豐之貌也簡簡大釋訓文李巡曰簡簡降福之大也箋以反反為順習之貌傳言反反難者謂順理閑習自重難也釋

言云復反也是反得為復定本作覆箋正義曰武王既定天下者箋以文承奄有之下降福是祭祀之事故知是武王既定天下祭祖考之廟也少牢大夫嘏辭尚云受祿于天宜稼于田天子嘏辭致福固宜衆且大矣故云謂如嘏辭也祭義說祭祀之禮主人慤而趨賓客則濟濟漆漆然則威儀反反是即祭者之容也既醉既飽文在反反之下故知謂羣神醉飽也祭末旅酬下及羣臣故有醉飽之義即既醉所云醉酒飽德是也此時祭之末節人多倦而違禮故美其禮無違者以重得福祿即經之來反也此陳祭之事止應一降福耳但作者於樂音和集之下以言降福於羣臣既醉之下復言福祿每於一事得禮一言獲福欲見善不虛作福必報之為節文之勢故言福祿復來也祭祀宗廟當有酒食之饌此不言黍稷牲牢唯云聲樂者詩人意之所言無義例也

執競一章十四句

序思文后稷配天也䟽正義曰思文詩者后稷配天之樂歌也周公既已制禮推后稷以配所感之帝祭於南郊既已祀之因述后稷之德可以配天之意而為此歌焉經皆陳后稷有德可以配天之事國語云周文公之為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是此篇周公所自歌與時邁同也后稷之配南郊與文王之配明堂其義一也而此與我將序不同者我將主言文王饗其祭祀不說文王可以配上帝故云祀文王於明堂此篇主說后稷有德可以配天不說后稷饗其祭祀故言后稷配天由經文有異故為序不同也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傳極中也箋

云克能也立當作粒烝衆也周公思先祖有文德者后稷之功能配天昔堯遭洪水黎民阻飢后稷播殖百穀烝民乃粒萬邦作乂天下之人無不於女時得其中者言反其性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傳牟麥率用也箋云貽遺率循育養也武王渡孟津白魚躍入于舟出涘以燎後五日火流爲烏五至以穀俱來此謂遺我來牟天命以是循存后稷養天下之功而廣大其子孫之國無此封竟於女今之經界乃大有

天下也用是故陳其久常之功於是夏而歌之夏之屬

有九書說烏以穀俱來云穀紀后稷之德音義烝之丞反粒音

立阻莊呂反難也馬融注尚書作祖云始也又音刈鄭

注尚書五蓋反本或作乂音同貽音夷字又作詒同來

牟並如字字書作麰音同牟字或作麰孟子云麰大麥

也廣雅云麰小麥麰大麥也强居良反竟也介音界大

也後放此夏戶雅反注同遺唯季反下疏正義曰毛以

同涘音仕燎力召反竟音境本或作境為周公自言

我思先祖之有文德者后稷也此后稷有大功德堪能

配彼上天昔堯遭洪水后稷播殖百穀存立我天下衆

民之命使衆民無不於爾后稷得其中正言民賴后稷

復其常性是后稷有大功矣由后稷有穀養民之故天

乃遺我武王以所來之牟麥正以牟麥遺我者帝意所

命用此后稷養天下之物表記后稷之功欲廣其子孫

之國使無疆境於汝今之經界言於此今之經界其內不立封疆是命大有天下牢籠九服也以是之故陳其久常之功於是夏樂而歌之言后稷功為常久永在歌樂故所以配天其食也鄭唯以立為粒率為循其文義大同傳正義曰北極以居天之中故謂之極是為中之義也傳不解立但毛無破字之理必其不與鄭同宜為存立衆民也箋正義曰克能釋言文此立我烝民與尚書烝民乃粒事義正同故破立從粒烝衆釋詁文孝經云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是后稷配天周公為之此詩周公所作故云周公思先祖有文德者后稷有此文德故周公思之非謂徧思先祖后稷獨有文德也堯典云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是堯遭洪水也又舜典云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注云阻讀曰俎阻厄也時讀曰蒔始者洪水時衆民厄於飢汝居稷官種蒔五穀以救活之是黎民阻飢后稷播殖百穀也益稷云禹曰予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烝民乃粒萬邦

作人注云禹復與稷教民種澤物菜蔬難戹之食授以水之衆鱻食謂魚鼈也粒米也乂養也衆民乃復粒食萬國作相養之禮是烝民乃粒萬邦作乂也傳正義曰孟子云麰麥播種而耰之趙岐注云麰麥大麥也說文云麰周受來牟也一麥二夆象其芒刺之形天所來也釋詁云率猶自也由自俱訓為用故率為用也箋正義曰貽遺釋言文率循育養釋詁文武王渡孟津至以穀俱來皆尚書文太誓云惟四月太子發上祭於畢下至於孟津之上注云孟津地名又云太子發升舟中流白魚入於王舟王跪取出涘以燎之注云白魚入舟天之瑞也魚無手足象紂無助白者殷正也天意若曰以殷予武王當待無助今尚仁人在位未可伐也得白魚之瑞即變稱王應天命定號也涘涯也王出於岸上燔魚以祭變禮也又云至於五日有火自上復於下至於王屋流之為鵰其色赤其聲魄五至以穀俱來注云五日燎後日數王屋所在之舍上流猶變也鵰當為鴉鴉鳥

也燎後五日而有火為烏天報武王以此瑞書說曰烏有孝名武王卒父業故烏瑞臻赤周之正穀記后稷之德又禮說曰武王赤烏穀芒應周尚赤用兵王命曰為牟天意若曰須假紂五年乃可誅之武王即位此時已三年矣穀蓋牟麥也詩云貽我來牟是鄭所據之文也周自后稷以來得穀瑞者唯彼云以穀俱來此言來牟彼云穀至彼此交相證明其事同也太誓止云白魚不言魚之大小中候合符后云魚長三尺赤文有字題之目下授右注云右助也天告以伐紂之意是其助然則目下有此授右之字也而彼授右之下猶有一百二十餘字乃云王維退寫成以二十字魚文消蓋其鱗甲之上有此字非目下所能容直言出涘以燎不言迴舟蓋在此岸燎也太誓之注不解五至而合符后注云五至猶五來不知為一日五來為當異日也言五至以穀則第五至時乃有穀耳彼穀此牟理當為一故云此謂遺我來牟也又解帝命率育之義天命武王正以是年麥

者循而存記此后稷養天下之功言后稷以穀養天下故命武王以穀存記之也是欲廣大其子孫之國也無此封境於汝今之經界者謂當時經界已廣大萬里於汝此之内使無封疆是乃大有天下之辭也言無此疆爾界者周公自據當時故云此稱天之意故云爾自汝當時之土境也此與時邁皆周公所作俱云時夏則以此二者為大功故於樂為大歌也夏之屬有九即鍾師九夏是也書說烏以穀俱來云穀以記后稷之德者尚書旋機鈐及合符后皆有此文注云稷好農稼令烏銜穀故云記之也

思文一章八句

清廟之什十篇十章九十五句

毛詩注疏卷二十六

毛詩注疏卷二十六考證

周頌清廟序箋成洛邑居攝五年時○李樗曰周公成洛邑在於七年非在於五年 臣光型按書康誥召誥孔氏傳謂成洛邑在周公攝政之七年此據洛誥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之說也九峰蔡氏辨之謂周公留後洛邑七年而薨者極是而於康誥傳又謂攝政之七年是未免矛盾也箋云五年者據書傳及明堂位之文明堂位誠不足信而伏生書傳猶為可據仍

從箋說為長

維天之命章假以溢我○假說文作誐與假意同左傳作何以恤我

烈文章四方其訓之○訓左傳作順

執競章○競周禮注呂叔玉作傹

思文章貽我來牟箋武王渡孟津白魚躍入于舟○此文出河内女子偽泰誓篇

毛詩注疏卷二十六考證

毛詩注疏卷二十七

漢鄭氏箋　唐陸德明音義　孔頴達疏

周頌　臣工之什

序臣工諸侯助祭遣於廟也疏正義曰臣工詩者諸侯助祭遣於廟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之時諸侯以禮春朝因助天子之祭事畢將歸天子戒勑而遣之於廟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此諸侯來朝行朝享之禮已終天子饗食燕賜之事又畢唯待祭訖而去故於祭之末因在廟中遣之經陳戒諸侯之臣使助其公事又戒車右令及時勤農天子賓敬諸侯不勑其身戒其臣亦所以

戒諸侯是其遺之事也此諸侯助祭是下土諸侯自外來也振振鷺有客序皆云來此與烈文不言來者振鷺有客經言有客戾止主陳其來之意故序言來助來見此與烈文王告戒之以事不說其來但因助祭而戒之當言其助而已不須言來也載見述其始見故序亦指言始見不言其來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傳嗟嗟勑之也工官也公君也箋云臣謂諸侯也釐理咨謀茹度也諸侯來朝天子有不純臣之義於其將歸故於廟中正君臣之禮勑其諸官卿大夫云敬女在君之事王乃平理女之成功女有事當來謀之來度之於王之朝無自

專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傳田二歲
曰新三歲曰畬箋云保介車右也月令孟春天子親載
耒耜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閒莫晚也周之季春於夏為
孟春諸侯朝周之春故晚春遣之勑其車右以時事女
歸當何求於民將如新田畬田何急其教農趨時也介
甲也車右勇力之士被甲執兵也於皇來牟將受厥明
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傳康樂也箋云將大迄至也於美
乎赤烏以牟麥俱來故我周家大受其光明謂為珍瑞

天下所休慶也此瑞乃明見於天至今用之有樂歲五
穀豐熟命我衆人庤乃錢鎛奄觀銍艾傳庤具錢銚鎛
鎒銍穫也箋云奄久觀多也敎我庶民具女田器終久
必多銍艾勸之也音義釐力之反茹如預反徐音如度待洛反下同朝直遥反下皆同
莫音暮本或作暮注同畬音餘耒力對反耜音似措七
故反夏戶雅反被皮寄反於音烏注同迄許乞反樂音
洛下同見賢遍反庤持恥反錢子踐反鎛音博奄鄭音
淹王徐並如字觀古玩反又如字注同銍珍栗反艾音
刈銚七遥反何士堯反沈音遥世本云垂作銚鎒乃豆
反或作耨呂氏春秋云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以
閒稼也高誘注云耨芸田也六寸所以入苗閒也字詁
云頭長六寸柄長一尺鎒古字也今作耨同穫戶郭反

本或作鎛音同釋名云銍穫禾短鐮也此則銍器可以穫禾故云銍穫鐵也說文云銍穫禾短鐮謂之銍截穎疏正義曰此周公成王於祭之末將遣諸侯卽穫也不直戒其身爲其大斥故戒其卿大夫及車右以警切之將戒先嗟而又嗟重歎以呼之曰我臣之下諸官謂諸侯之卿大夫也汝等皆當敬慎於汝在臣之職事汝能如此則我王家當平理汝之成功知其勤惰亦不忘汝勞汝若有大事賞罰當來咨謀計度於我王之廟無得自專欲使諸侯聞之亦敬其事而不自專也又勑其車右以農事亦嗟而又嗟重歎而呼之曰爾從君之保介謂車右衣甲之人也今已是維暮之春矣汝若歸國亦有何所求施於民乎維汝如何於民之新田畬田言汝當奈此民之新田畬田何欲其勸民耕之也所以令汝勸民耕田者何於乎美哉本亦烏所與俱來之牟麥以瑞我周家大受其光明謂得此牟麥之瑞而爲天下所休慶也此光明之事乃見於上帝言爲

上帝所聞知也至今用以此瑞之故常有樂歲遂時和年豐耕則必獲是田不可舍汝可命我衆民令之具汝所用錢鎛之田器勤力以事農畝於久必多銍刈宜以此告勑下民使勤於田事傳正義曰嗟嗟歎聲將勑而嗟歎故云嗟嗟歎勑之非訓為勑也皋陶謨曰百工惟時天工人其代之皆謂官也故以工為官公君釋詁文箋正義曰此遣諸侯之歌勑臣之工使敬君事故知臣謂諸侯堯典云允釐為理之義故為理也咨謀釋詁文茹度釋言文又解所以謂諸侯為臣者諸侯來朝天子有不純臣之義於其歸故於廟正其為臣之禮明天子以主人之義不純臣於諸侯其諸侯之心則當純臣於天子恐彼不知以不純為常故於廟中稱之為臣以正臣之禮既正臣禮而君臣分定因以示義見事當上進下勞故勑其下諸官而警切之使之敬其君事有大事來謀於王雖呼其臣而戒之實亦戒諸侯之身也言諸侯朝天子有不純臣之義者以秋官大行人掌大賓之禮

與大客之義注云大賓要服以內諸侯大客謂其孤卿然則天子之於諸侯謂之為賓賓者敵主之辭是不純臣之義也異義公羊說諸侯不純臣左氏說諸侯者天子蕃衛純臣謹案禮王者所不純臣者謂彼人為臣皆非已德所及易曰利建侯侯者王所親建純臣也玄之聞也賓者敵主人之稱而禮諸侯見天子稱之曰賓不純臣諸侯之明文矣唯鄭據大行人之文以為不純之證也以賓客之文明不純臣之義則謂天子與諸侯對為賓主行禮是為不純臣君與朝廷之臣行禮饗燕則使人為主諸侯燕其臣使宰夫為獻主不與臣對行禮是純臣之也大行人又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注云謂其君為小賓臣為小客小行人云凡四方之使大客則擯小客則受其幣聽其辭見於夷狄君臣亦稱賓客則四夷諸侯亦不純臣也此則天子於諸侯之義耳若諸侯於天子皆純臣矣北山云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臯陶謨云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是彼於王者皆純臣

也書傳周公謂越裳氏之譯曰德澤不加焉則君子不
享其質政令不施焉則君子不臣明政令之所及盡為
純臣故此所以正臣之禮也何知不是臣之與君君臣
並勑而以為獨勑其卿大夫者以下勑保介其文不與
臣連是獨勑保介則知此亦獨勑其臣不勑其君也且
君臣禮絕尊卑不同天子之戒諸侯當正尊卑之禮不
可使人臣與君並受其命以此知勑臣之工不勑臣也
諸侯之朝天子必有卿與大夫隨之為介故云勑其諸
官卿大夫也秋官司儀云諸公相為賓及將幣每門止
一相及廟唯上相入則諸侯朝天子亦應唯上相入廟
耳此得卿大夫及卑右俱在廟中受勑者彼謂將幣饗
食行禮之時唯上相入耳此諸侯將歸遣之於廟是名
入而戒之非致幣之類也敬汝在君之事王乃平理汝
之成功謂有大功則賜之車服以寵章之若左傳宣十
六年晉侯請於王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襄十九年鄭
公孫蠆卒范宣子言諸晉侯以其善於伐秦晉侯請於

王主追賜之大路以行禮是有功王平理之事也言來謀之度之於王之廟者以其在廟勑之而言來故知來謀於王之廟也且古者大事謀於廟中訪落序云嗣王謀於廟國語云謀之廊廟失之中原是大事必謀於廟也定本集注庿字作廟於義為是保介車右也者此所以勑人也以月令準之知保介為車右故即引月令以證之盡保介之御間皆月令文彼說天子耕籍田之禮天子親載耒耜措置之於參乘之人保介之與御者二人間君之車上止有御者與車右二人而已今言保介與御明保介即車右也引之者證保介為車右也又明以農事勑車右之意以諸侯耕籍勸農則此人與之同車而置田器於其間常見勸農之事故勑之也不勑御人徧勑車右者以御人本主於御車不主輔君故專勑車右明其衛君者也言保介之御間者以人君左載御在中央明其遠君措之故繫於車右因御守單言之以便文耒耜不近君而置御右之間者彼注云明已勸人

非農人故也暮晚者古暮字作莫說文云日在茻中為莫是晚之義也時有三月季為其晚故以周之季春為晚春也知非夏之季春者以月令季冬命民修耒耜具田器農書稱孟春耕者急發不得於建辰之月方始勸農故知是夏之孟春也且此諸侯來朝而遣之若是夏之季春非復朝王之月故云諸侯朝周之春以明此為夏之正月也知諸侯之朝必以夏之正月者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雜記云七月而禘獻子為之以六月為正譏用七月則祭用夏之孟月矣故王制注云祭以首時薦以仲月諸侯時祭用夏之正月王制云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礿注云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廢一時祭明是朝祭同月故廢之也明堂位云夏礿秋嘗冬烝天子之禮獨不言春祀得不為朝王而闕之故彼注云魯在東方朝必以春或闕之以此而言明諸侯之朝皆用孟月可知由孟春耕期既逼故勑其車右以其時事即耕田是也汝歸

當何求於民言無所可求於民唯求其勤力於農耳如
新田畬田何如猶奈何也當奈此田何王意急其教農
以趍時恐時之晚過也更解謂車右與保介之義介甲
也車右勇力之士被甲執兵故謂之保介也月令注云
保猶衣也勇力之士衣甲執兵此云被彼云衣皆保之
義傳正義曰康樂釋詁文箋正義曰將大迄至釋詁文
於者歎辭皇訓為美於美乎歎其受麥瑞而得豐年也
大受其光明謂為天下所休慶者由受天瑞而人歸之
是其為所美慶也此瑞乃明見於上天言既為人知又
為天知美其瑞之著也人知謂天下歸之天知謂今之
豐熟此瑞本自天來而云見於天者見天人相因以為
人見天瑞而歸之天見人歸而降福美此周德賜之豐
年至今月之常有樂歲正謂五穀豐熟五穀者五行之
穀月令春食麥夏食菽季夏食稷秋食麻冬食黍天官
疾醫以五穀養其病注云五穀麻黍稷麥豆是也鄭以
五行之穀為五穀也夏官職方氏豫州其穀宜五種注

云五種黍稷菽麥稻不以五行之穀為五種者以職方辨九州土地生殖之所宜每州不同非五行常穀豫州之界東接青州宜稻麥西接雍州宜黍稷明豫州宜黍稷稻麥也菽則土地多生人所常種明通菽為五也職方又云幽州宜三種注云黍稷稻兖州宜四種注云黍稷稻麥皆準約所與連接者言之也傳正義云序具釋詁文說文云錢銚古田器世本云垂作銚宋仲子注云銚刈也然則銚刈物之器也說文云鎛田器也釋名云鎛鋤類也鎛迫地去草也本云垂作耨釋器云斪斸謂之定李巡曰鋤也郭璞曰鋤屬廣雅云定謂之耨呂氏春秋云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所以間稼也高誘注云耨芸苗也六寸所以入苗間此云鎛耨當是一器但諸文或以為耨即鋤或云鋤類古器變易未能審之釋名云銍穫禾鐵也說文云銍穫禾短鐮也然則銍器可以穫禾故云銍穫也管子云一農之事必有一銍一耨一銚然後成農是三者皆田器箋正義曰奄久觀多

釋詁文彼奄作淹葢鄭讀爾雅以奄為掩故也王肅云奄同也毛於執競之傳以奄為同言同多銍刈但無傳可據故同之鄭焉

臣工一章十五句

序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也箋云祈猶禱也求也月令孟春祈穀于上帝夏則龍見而雩是與音義噫又作意同於其反嘻音禧禱丁老反又丁報反見賢遍反雩音于與音餘疏正義曰噫嘻詩者春夏祈穀于上帝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之時春郊夏雩以禱求膏雨而成其穀實為此祭於上帝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經陳播種耕田之事是重穀為之祈禱戒民使勤農業故作者因其禱祭而述其農事箋正義曰

春官太祝掌六祈之辭以祈福祥求永貞知祈為禱求謂禱請求天降雨以成穀也月令孟春祈穀於上帝及左傳夏則龍星見而雩此二者是此春夏祈穀於上帝之事與以孟春祈穀文與此同以雩者又是為穀求雨之祭故以二者為此祭也龍星見而雩桓五年左傳有其事此引之不言左傳者以月令事在孟春其時月分明故顯言月令左傳之言龍見則時月不明引取其意言夏則非彼成文故不云左傳也言是與者為若不審之辭亦所以足句也必知雩亦是祈穀者月令仲夏大雩帝以祈穀實是雩為祈穀之明文但雩以龍見為之當在孟夏之月為月令者錯至於仲夏失正雩之月故不引之左傳稱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雩郊雩文連事正當此不并引左傳者又以傳無祈穀之文故月令左傳各取其一也郊特牲云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書傳曰祀上帝於南郊所以報天德然則郊以報天而云祈穀者以

人非神之福不生爲郊祀以報其已往又祈其將來故祈報兩言也天者至尊之物善惡莫不由之故於此二祭可以爲報天可以爲祈穀襄七年左傳曰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故啓蟄而郊郊而後祈是郊爲祈穀之事也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上言配天不言祈穀者鄭箴膏肓云孝經主說周公孝以必配天之義本不爲郊祀之禮出是以其言不備月令孟春元日祈穀於上帝先即郊天也後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躬耕帝藉是郊而後耕二者之禮獻子之言合是郊天之與祈穀爲一祭也案禮記大傳注云王者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蒼則靈威仰皆用正歲之正月郊祭之蓋特尊焉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然則夏正郊天祭所感一帝而已月令注云雩祀五精之帝則雩祭總祀五帝矣郊雩所祭其神不同此序幷云祈穀于上帝者以其所郊之帝亦五帝之一同

有五帝之名故一名上帝可以兼之也月令孟春祈穀於上帝之下注云上帝大微五帝者亦謂祈穀所祭也是太微之一不言祈穀總祀五帝也春官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注云祀天夏正郊天也上帝五帝所郊亦五帝殊言天者尊異之此不殊之者非周禮相對之例序者省以便文也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傳噫歎也嘻和也成王成是王事也箋云噫嘻有所多大之聲也假至也播猶種也噫嘻乎能成周公之功其德已著至矣謂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也又能率是主田之吏農夫使民耕田而種百穀也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

千維耦俾私民田也言上欲富其民而讓於下欲民之大發其私田耳終三十里言各極其望也箋云駿疾也發伐也亦大服事也使民疾耕發其私田竟三十里者一部一吏主之於是民大事耕其私田萬耦同時舉也周禮曰凡治野田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計此萬夫之地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也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川之間萬夫故有萬耦耕言三十里者舉其成數音義成王如字又于況反

注同假鄭王並音格沈云毛如字被皮寄反駿本亦作浚音峻毛大也鄭云疾也發發伐一本無一發字徑古定反畛之忍反又之人反洫況域反澮古外反廣古曠反疏正義曰毛以為噫嘻然嗟歎而有所戒勑者成是王事之王謂周公成王也此王既已政教光明至於天下德既光明顯著如此猶能敬重農事率是典田之官令之教民耕田而種百穀典田之官既受率約即告民云我欲得大發汝之私田終於三十里欲使各極其望無不墾耕汝等須大事汝所耕及時趍農十千人維為配耦恐其夫時欲令萬夫俱作天下既已太平尚能重民如此為之祈神殷勤戒勑故美而歌之鄭唯噫嘻二字與駿字別又三十里為一部一吏主之實有十千之部其說在箋傳正義曰噫歎也者孔子見顏淵死曰噫天喪予成湯見四面羅者曰噫盡之矣則噫嘻皆是歎聲為歎以勑之傳因其文重分而屬之非訓噫嘻為歎勑也此噫嘻猶上篇云嗟嗟耳毛亦以上篇重農嗟嗟而勑保介此文類之明亦噫嘻而勑之

箋正義曰噫嘻有所多大之聲也者以噫嘻之下方美其成王明至而率時農夫乃在下句則噫嘻之言未是勑戒故以為有所多大之聲謂作者有所裒多美大而為聲以歎之故言噫嘻有所多大之聲假至釋詁文彼假作格音義同言既明至亦是君德著明而有所至故引尚書以當之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堯典文也注云言堯德光耀及四海之外至於天地所謂大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齊其明彼說堯德而聖人道同周公成王德亦如之故美其能昭假也先言此者人之恒性莫不急於未就惰於已成今成王者德既著至而猶尚重農以是而益可美矣故云又能率是主田之吏農夫使民耕田而種百穀謂百者率農夫教下民也知農夫是主田之吏者以文承成王之下則是王者率之若田農之夫非王所親率而釋言云畯農夫也畯即豳風小雅及春官籥師所云田畯者也田畯至典田之官而爾雅謂之農夫故知農夫是主田之吏也傳正義曰私民田也

者毛以此經皆勑民之言故解其勑意所在皆有公田在民井田之閒亦當民所耕發而云駿發爾私者上意欲富其民而讓於下欲民之大發私田使之耕以取富故言私而不及公令民知君於己之專則感而樂業故也大田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是民意之先公也此云駿發爾私言不及公主意之讓下也以彼公私相對知此言私對公訓駿為大故云大發其私田也又解正言三十里意終三十里者各極其望謂人目之望所見極於三十每各極望則徧及天下矣三十以極望為言則十千維耦者以萬為盈數故舉之以言非謂三十里內有十千人也王肅云三十里天地合所之而三十則天下徧此出毛之意也言人目所望三十里而天地合於三十里外不復見之是為極望也箋正義曰釋詁云速疾也駿速也轉以相訓是駿為疾也冬官匠人云一耦之伐伐發地故云發伐也言伐者以耜擊伐此地使之發起也亦大服事釋詁文彼亦作弈音義同箋以播厥

百穀是王者率約農夫之言駿發爾私終三十里是農夫教民之言故云使民疾耕發其私田謂農夫使之也終訓竟也正使之竟三十里者王者之立田官每三十里分為一部令一主田之吏主之主田之吏謂農夫是也農夫自勑終巳境界故指言三十里也亦服爾耕十千維耦是民從農夫號令之事故云於是民大耕其田萬耦同時畢足而耕也知此三十里為部使一吏主之者以主者率農夫使教民種穀農夫即號令其人令疾發私田終三十里明三十里者此農夫所部之界故知每三十里分為一部使一吏主之公羊傳曰三公者何天下之吏則吏者在官之通稱七月傳云畯田大夫畯即此農夫也三十里而有一吏蓋皆以大夫為之箋又以萬人為耦與三十里大數相應故引周禮以證之所引周禮盡川上有路皆地官遂人文也彼意言凡治郊外野人之田一夫之間有通水之遂廣深各二尺也此遂上即有一步徑以通牛馬其十夫有通水之溝廣深

各四尺也此溝上即有一徑畛以通大車其百夫有通水之洫廣深各八尺也此洫上即有一大塗以通乘車其千夫有通水之澮廣丈六尺深丈四尺也此澮上即有一通道以容二軌其萬夫有自然之大川此川上即有一廣路以容三軌是周禮以萬夫為限與此十千相當又計此萬夫之地一夫百畝方百步積萬夫方之是廣長各百夫以百自乘是萬也既廣長皆百夫夫有百步三夫為一里則百夫為三十三里餘百步即三分里之一為少半里是三十三里又少半里也耜廣五寸二耜為耦各官匠人文也此一川之閒有萬夫故為萬人對耦而耕此萬人受田計之乃三十三里少半里正言三十里者舉其成數也以三十里與十千舉其成數正足相充故鄭首尾為一以易傳也遂人注云十夫二鄰之田百夫一鄙之田千夫二鄙之田萬夫四縣之田遂溝洫澮皆所以通水於川也遂廣深各二尺溝倍遂洫倍溝溝廣二尋深二仞徑畛塗道路皆所以通車徒於

國都也徑容牛馬畛容大車涂容車一軌道容二軌路容三軌以南畮圖之則遂縱溝横洫縱澮横九涂而川周其外焉是鄭具解五溝五涂之事也以遂人治野田故還據遂中鄰里酇鄙縣而說之四縣為一部計六遂三十縣為七部猶餘二部蓋與公邑采地共為部也何者遂人於川上有路之下云以達於畿鄭云以至於畿則中雖有都鄙遂人盡主其地是都鄙與遂同制此法明其共為部也地官序縣正每縣下大夫一人鄙師每鄙上士一人酇長每酇中士一人里宰每里下士一人鄰長五家則一人計四縣有二十鄙百酇四百里二千鄰則鄰長以上合有二千五百二十四人矣而云一吏主之者彼謂主民之官與典田者别職其主田之吏一部唯一人也遂人注所言遂溝洫澮廣深之數皆冬官之文也徑畛涂道路所容於匠人差約而為之耳無正文言以南畮圖之遂縱溝横洫縱澮横者以夫間有遂則兩夫俱南畮與畔上有遂故遂從也其遂既從則必

注於横者也故溝横也百夫方千步除外畔其間則南北者九遂東西者九溝其東西之畔即是洫也從洫必注於横澮則南北之畔即是澮也萬夫方萬步為方千步者百除外畔其間南北者九洫東西者九澮其四畔則川周之故云川周其外也如是者九則方百里故遂人注又云萬夫者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九而方一同也此皆設法耳川者自然之物當遂地形而流非於萬夫之外必有大川遶之且川者流水不得方折而匝之也

噫嘻一章八句

序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箋云二王夏殷也其後杞也宋也音義振鷺上之慎反下音路一名舂鉏水鳥也一音盧夏戸雅反杞音起疏正義曰振鷺詩者二王之後來助祭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之時已致太平諸侯助祭二王之後亦在其

中能盡禮備儀尊崇王室故詩人述其事而為此歌焉天子之祭諸侯皆助獨美二王之後來助祭者以先代之後一旦事人自非聖德服之則彼情未適今二王之後助祭得宜是其敬服時王故能盡禮客主之美光益王室所以特歌頌之箋正義曰樂記稱武王伐紂既下車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故知之也史記杞世家云武王克殷求禹之後得東樓公封之於杞以奉夏后氏之祀是杞之初封即為夏之後矣其殷後則初封武庚於殷墟後以叛而誅之更命微子為殷後書序云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作微子之命是宋為殷後成王始命之也樂記武王封先代之後已言投殷之後於宋者以微子終為殷後作記者從後錄之其實武王之時始封於宋未為殷後也樂記注云投者舉徙之辭謂微子在殷先有國邑今舉而徙之別封宋國也若然僖六年左傳曰許僖公見楚子於武城許男面縛銜璧大

夫衰絰士輿櫬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
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禮
而命之使復其所史記宋世家亦云周武王克殷微
子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
膝行而前以告於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言
復位以還為微子但微國本在紂之畿內既以武庚
君於畿內則微子不得復封於微也但微子自因以
見武王武王使復其位正謂解釋其囚使復臣位不
是復封微國也以樂記之文知武王初即封微子於
宋矣但未知爵之尊卑國之大小耳至成王既殺武
庚命為殷後當爵為公地方百里至制禮之後當受
上公之地更方五百里史記以為成王之時始封微
子於宋與樂記文乖其說非也如樂記之文武王始
封夏后於杞而漢書酈食其說漢王曰昔湯伐桀封
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者主言夏殷之滅
其後得封耳以伐夏者湯克殷者武故繫而言之其

意不言湯即封杞武即封宋也王者所以必立二王之後者以二代之先受命之祖皆聖哲之君故能克成王業功濟天下後世子孫無道喪其國家遂令宗廟絕享非仁者之意也故王者既行天罰封其支子爵為上公使得行其正朔用其禮樂立祖王之廟郊所感之帝而所以為尊賢德崇三統明王位非一家之有也故郊特牲曰王者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書傳曰天子存二王之後與己三所以通天三統立三正鄭駁異義云言所存二王之後者命使郊天以天子禮祭其始祖受命之王自行其正朔服色此之謂通天三統是

言王者立二王後之義也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傳興也振振羣飛貌鷺白鳥也雝澤也客二王之後箋云白鳥集于

西雝之澤言所集得其處也興者喻杞宋之君有潔白之德來助祭於周之廟得禮之宜也其至止亦有此容言威儀之善如鷺然在彼無惡在此無斁庶幾夙夜以永終譽箋云在彼謂居其國無怨惡之者在此謂其來朝人皆愛敬之無厭之者永長也譽聲美也音義處昌慮反斁音亦厭也厭於豔反疏正義曰言有振振然潔白之鷺鳥往飛也其往飛則集止於西雝之澤色潔白之水鳥而集於澤誠得其處也以興有威儀之杞宋往行也其往而行則來助祭於有周之廟美威儀之人臣而助祭王廟亦得其宜也此鷺鳥之色有潔白之容我客杞宋之君其來至止也亦有此潔白之容非但其來

助祭有此姿美耳又在於彼國國人皆悅慕之無怨惡之者今來朝周周人皆愛敬之無厭射之者猶復庶幾於善夙夜行之以此而能長終美譽言其善於終始為可愛之極也傳正義曰此鳥名鷺而已振與鷺連即言于飛魯頌之言振振鷺故知振振羣飛貌也言鷺白鳥者以言亦有斯容則義取潔白故云白鳥也以鷺是水鳥明所往為澤故知雝澤也謂澤名為雝故箋云西雝之澤也明在作者之西有此澤言其往嚮彼耳無取於西之義也序言二王之後故知客二王之後客者敵主之言諸侯之於天子雖皆有賓客之義但先代之後時王偏所尊敬特謂之客昭二十五年左傳云宋樂大心曰我於周為客臯陶謨曰虞賓在位此及有瞽皆云我客有客之篇以微子為客皆以二王之後特稱賓客也箋正義曰白鳥集于西雝之澤者以此詩美其助祭明以在澤喻在廟取其得所為義也以鷺鳥之白興客之威儀前云潔白之德即鷺鳥之容也以上言飛往西雝

喻其鬻京而朝而其容之美未見故又云亦有斯容明上句興喻之中亦有潔白之義故云杞宋之君有潔白之德也言威儀之善如鷺然正謂潔白是也

振鷺一章八句

序豐年秋冬報也箋云報者謂嘗也烝也音義豐芳弓反

疏正義曰豐年詩者秋冬報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之時致太平而大豐熟秋冬嘗烝報祭宗廟詩人述其事而為此歌焉經言年豐而多穫黍稻為酒醴以進與祖妣是報之事也言烝畀祖妣則是祭於宗廟但作者主美其報故不言祀廟耳不言祈而言報者所以追養繼孝義不祈於父祖至秋冬物成以為鬼神之助故歸功而稱報亦孝子之情也作者見其然而主意於報故此序特言報耳其餘則不然故那

與烈祖實為烝嘗而序稱為祀以義不取於報故也
其天地社稷之神雖國常祭謂之祈報故噫嘻載芟
良耜之等與
宗廟異也

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傳豐大稌稻也廩
所以藏齍盛之穗也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秭箋
云豐年大有年也亦大也萬億及秭以言穀數多為酒
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傳皆徧也箋云烝
進畀予也音義稌音杜徐敕古反廩徐力錦反又力荏
反倉也秭咨履反數億至萬曰秭一本
作數億至億曰秭韓詩曰陳穀曰秭也齍盛上音資下
音成穗音遂數萬色主反下數億同醴音禮畀必寐反

予也注同妣必履反洽胡甲反本或作祫徧音遍予音與

疏正義曰言今為鬼神祐助而得大有之豐年多有黍矣多有稻矣既黍稻之多復有高大之廩於中盛五穀矣其廩積之數有萬與億及秭也為神所祐致豐積如此故以之為酒以之為醴而進與先祖先妣以會其百衆之禮謂牲玉幣帛之屬合用以祭故神又下予之福甚周徧矣傳正義曰豐大釋詁文稌稻釋草文郭璞曰今沛國呼稻為稌是也言廩所以藏齍盛之穗者器實曰齍在器曰盛齍盛謂飯食也以米粟為之遠本其初出於禾穗故謂廩之所藏為齍盛之穗也禹貢百里賦納總即禾稼也二百里銍即穗也禾稼當積而貯之不在倉廩其穗當在廩藏之故言藏齍盛之穗則自穗以往秸及粟米皆在倉廩矣以穗鄰於禾稼嫌不在廩故特舉其穗以下皆可知也又以經言高廩則廩之高大於藏穗為宜故言穗也此言藏穗則廩唯藏粟也而地官廩人注云藏米曰廩者對則藏米曰廩藏粟曰

倉其散即通也彼廩人職掌萬民之食四釜三釜皆是米事故云藏米耳彼注人云廩人舍人倉人司祿官之長是廩為倉之總可以兼米粟也明堂位云米廩有虞氏之庠注云魯謂之米廩虞帝令藏盛之委焉記言米鄭言委則以廩之所容兼米兼粟也且此言為酒為醴以米為之明亦藏米可知祭祀酒食當用藉田之粟此言衆之所容乃至萬億及秭則是稅民之物而云以為酒醴者祭祀之禮亦用稅物信南山云曾孫之穡以為酒食畀我尸賓是用稅物之文也由其亦用稅物故舉廩之多容以為豐年之狀也言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秭於今數為然定本集注皆云數億至萬曰秭毛以億云及秭萬下不云云及億嫌為萬萬億故辨之也知然者以億言及秭則萬與億亦宜相累但又不可再言及耳箋正義曰年之豐熟必大有物豐訓為大故云豐年大有之年也春秋宣十六年穀梁傳曰五穀大熟為大有年公羊以為大豐年是也桓三年經書有年穀

梁傳曰五穀皆熟為有年公羊傳曰僅有年彼春秋之文相對為例耳他經散文不必然也魯頌曰歲其有年亦當謂大豐年矣傳正義曰皆徧也者偕訓俱也亦徧之義箋正義曰烝進畀予皆釋詁文

豐年一章七句

序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箋云王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合者大合諸樂而奏之音義瞽音古無目眹曰瞽眹音直謹反本或作鼓合乎祖也本或作合乎太祖治直吏反疏正義曰有瞽詩者始作樂而合於太祖之樂歌也謂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一代之樂功成而合諸樂器於太祖之廟奏之告神以知善否詩人述其事而為此歌焉經皆言合諸樂器奏之事也言合於太祖則特告太祖不因祭祀則不告餘廟以樂初成

故於最尊之廟奏之耳定本集注直云合於祖無太字此太祖謂文王也箋正義曰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樂記文也引之者證此時成功故作樂也彼注云功成治定同時耳功主於王業治主於教民然則武王雖已克殷未為功成故至於太平始功成作樂也大合諸樂而奏之謂合諸樂器一時奏之即經所云鞉磬柷圉簫管之屬是也知不合諸異代樂者以序者序經之所陳止說周之樂器言既備乃奏是諸器備集然後奏之無他代之樂故知非合諸異代樂也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鞉磬柷圉傳瞽樂官也業大板也所以飾栒為縣也捷業如鋸齒或曰畫之植者為虡衡者為栒崇牙上飾卷然

可以縣也樹羽置羽也應小鞞也田大鼓也縣鼓周鼓也鞉小鼓也柷木椌也圉楬也箋云瞽矇也以為樂官者目無所見於音聲審也周禮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六十人有視瞭者相之又設縣鼓田當作朄朄小鼓在大鼓旁應鞞之屬也聲轉字誤變而作田既備

乃奏簫管備舉喤喤厥聲肅雝和鳴先祖是聽箋云既備者縣也朄也皆畢已也乃奏謂樂作也簫編小竹管如今賣餳者所吹也管如遂併而吹之我客戾止永觀

厥成箋云我客二王之後也長多其成功謂深感於和
樂遂入善道終無愆過音義虡音巨應應對之應注同田毛如字鄭作朄音胤縣
音玄注皆同鞉字亦作鼗音桃柷尺叔反圉魚呂反栒
荀允反鋸音據植時力反又直吏反衡華盲反卷音摧
又起圓反鞞步兮反椌苦江反楬苦瞎反矇音蒙有目
眹而無見也瞭音了視瞭有目人也相息亮反喤華盲
反又音横又音皇簫蒲彫反又必緜反史記音甫連反
字林聲類韻集並布千反餳夕清反蜜也又音唐方言
云張皇反即乾餹也音唐遂字又作笛同徒歷反併步
頂反觀古衍反又如字注同多也樂如字或音洛愆去
連反疏正義曰毛以為始作大武之樂合於大廟之時有
此瞽人有此瞽人其作樂者皆在周之廟廷矣既
有瞽人又使人為之設其横者之業又設其植者之虡
其上刻為崇牙因樹置五采之羽以為之飾既有應之

小鼓又有田之大鼓其鼓懸之虡業為懸鼓也又有鞉有磬有柷有圉皆視瞭設之於庭矣既備具乃使瞽人擊而奏之又有吹者編竹之簫併竹之管已備舉作之喤喤然和集其聲此等諸聲皆恭敬和諧而鳴不相奪理先祖之神於是降而聽之於時我客二王之後適來至止與聞此樂其音感之長令多其成功謂感於和樂遂入善道也此樂能感人神為美之極故述而歌之鄭唯應田俱為小鼓為異餘同文須如此者以樂皆瞽人為之故先言有瞽有瞽於瞽下言於周之庭則樂皆在庭矣周人初改為懸故於諸樂先言懸事於虡業言設則柷圉以上皆蒙設文其簫管則執以吹之非所當設於乃奏之下別言備舉助祭之人蓋應多矣獨言我客者以二王之後尊故特言之也傳正義曰周禮瞽矇為大師之屬職播鞉柷圉簫管弦歌是瞽為樂官也釋器云大板謂之業是業為大板也又解業之所用所以釋栒為懸也懸之橫者為栒其上加之以業所以飾此栒

而為懸設也其形刻之捷業然如鋸齒故謂之業或曰畫之謂既刻又畫之以無明文故為兩解業即栒上之板與栒相配為一故通解栒虡之體植者為虡橫者為栒也知者以春官典庸器冬官梓人及明堂位檀弓皆言栒虡而不言業此及靈臺言虡業而無栒文皆與虡相配栒業互見明一事也名生於體而謂之為業則是其形捷業宜橫以置懸故知橫者為栒既言業所以飾栒則與之為一據栒定其橫植而業統名焉故不言橫曰業也栒業既橫則虡者自然植矣釋器云木謂之虡郭璞云懸鐘磬之木植者名虡虡既用木則栒亦木為之也又知崇牙上飾卷然可以為懸者靈臺云虡業維樅樅即崇牙上飾卷然可以為懸者也繫於業而言維明在業上為之故與此二文以互言業不言栒也虡者立於兩端栒則橫入於虡其栒之上加於大板側著於栒其上刻為崇牙似鋸齒捷業然故謂之業牙即業之上齒也故明堂位云夏后氏之龍簨虡殷之崇牙注云

橫曰簨飾之以鱗屬以大板為之謂之業殷又於龍上刻畫之為重牙以掛懸紘是牙即業之上齒也以其形卷然得掛繩於上故言可以為懸也言掛懸紘者紘謂懸之繩也樹羽置羽者置之於栒虡之上角漢禮器制度云為龍頭及頷口銜璧璧下有旄牛尾明堂位於崇牙之下又云周之璧翣注云周人畫繒為翣戴以璧垂五采羽其下樹翣於簨之角上飾鞞多是也知應小鞞者釋樂云大鼓謂之鼖小者謂之應是應為小鼓也大射禮應鞞在建鼓東則為應和建鼓應鞞共文是為一器故知應小鞞也應既是小田宜為大故云田大鼓也明堂位云夏后氏之足鼓殷人楹鼓周人懸鼓是周法鼓始在懸故云懸鼓周鼓解此詩特言懸意也若然大射禮者是周禮也其樂用建鼓建鼓則殷之楹鼓也而大射用之者以彼諸侯射禮略於樂備三面而已故無懸鼓也鞉者春官小師注云鞉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旁耳還自擊是也柷木椌圉楬者以樂記有椌楬之文

與此柷圉為一故辯之言木椌者明用木為之言柷用木則圉亦用木以木可知而略之太師注木柷敔也是二器皆用木也臯陶謨云合止柷敔注云柷狀如漆筩中有椎合之者投椎於其中而撞之敔狀如伏虎背上刻之所以止鼓謂之止釋樂云所以鼓柷謂之止所以鼓敔謂之籈郭璞云柷如漆筩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挏之令左右擊止者其椎名也敔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敔刻以木長尺櫟之籈者其名也此等形狀蓋依漢之大予樂而知之其栒簴圉敔古今字耳箋正義曰瞽矇相對則目有小異周禮謂其官為瞽矇故連言之解以瞽矇為樂官之意以目無所見思絕外物於音聲審故也周禮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六十人春官序官文也彼注云命其賢智者以為太師小師是以才智為差等不以目狀為異也又解此無目而可用者有視瞭者相之又使此視瞭設縣鼓因明設業以下皆視瞭設之非瞽自設也春官序於瞽

瞭之下云視瞭三百人則一瞽一視瞭也注云瞭目明者也其職云掌太師之懸凡樂事相瞽注云太師當懸則為之相謂扶工是主相瞽又設懸也以經傳皆無田鼓之名而田與應連文皆在懸鼓之上應者應大鼓則田亦應之類太師職云下管播樂器令奏鼓朄注云為大鼓先引是古有名朄引導鼓故知田當為朄是應鞞之屬也又解誤為田意朄字以東為聲聲既轉去東唯有申在申字又誤去其上下故變作田也簫編小竹管者釋樂云大簫謂之言小者謂之筊李巡曰大簫聲大者言言也小者聲揚而小故言筊筊小也郭璞曰簫大者編二十三管長尺四寸小者十六管長尺二寸一名籟易通卦驗云簫長尺四寸風俗通云簫參差象鳳翼十管長二尺其言管數長短不同蓋有大小故也要是編小竹管為之耳如今賣餳者所吹其時賣餳之人吹簫以自表也史記稱伍子胥鼓腹吹簫乞食吴市亦為自表異也方言云餳謂之張皇或云滑餹凡餹謂之餳

關東之通語也然則錫者鍾之類也管如笛併而吹之今謂並吹兩管也小師注云管如笛形小併兩而吹之今大予樂官有之是也釋樂云大管謂之簥李巡曰聲高大故曰簥簥高也郭璞曰管長尺圍寸併漆之有底賈氏以為如篪六孔

有瞽一章十三句

序潛季冬薦魚春獻鮪也箋云冬魚之性定春鮪新來薦獻之者謂於宗廟也音義潛在廉反爾雅作涔郭音潛又音岑韓詩云涔魚池小雅作槮疏正義曰潛詩者季冬薦魚春時砧反鮪于軌反獻鮪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太平時季冬薦魚於宗廟至春又獻鮪澤及潛逃魚皆肥美獻之先祖神明降福作者述其事而為此歌

焉經總言冬春雜陳魚鮪皆是薦獻之事也先言季冬而後言春者冬即次春故依先後為文且冬薦魚多故先言之冬言季冬春亦季春也月令季春薦鮪於寢廟天官漁人春獻王鮪注引月令季春之事是薦鮪在季春也不言季者以季春鮪魚新來正月未有鮪言春則季可知且文承季冬之下從而略之也冬言薦春云獻者皆謂子孫獻進於先祖其義一也經言以享是冬亦為獻月令季春言薦鮪是冬亦有薦因時異而變文耳冬則衆魚皆可薦故總稱魚春唯獻鮪而已故特言鮪箋正義曰冬魚之性定者冬月既寒魚不行乃性定而肥充故冬薦之也天官𢉖人注云魚鴈水涸而性定定則十月已定矣但十月初定季冬始肥取其尤美之時薦之也月令季冬乃命魚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注云此時魚潔美故特薦之白虎通云王者不親取魚以薦廟故親行非此則不可故隱五年公矢魚於棠春秋譏之

是也魯語里革云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乎講罛罶取名魚而嘗之廟言大寒降與此季冬同其言土蟄發則孟春也以春魚始動猶乘冬先肥氣序既移故又取以薦然則季冬孟春皆可以薦魚也韋昭以為薦魚唯在季冬國語云孟春者誤案月令孟春獺祭魚則魚肥而可薦但自禮文不具無其事耳里革稱古以言不當謬也言春鮪新來者陸璣云河南鞏縣東北崖上山腹有穴舊說云此穴與江湖通鮪從此穴而來北入河西上龍門入漆沮故張衡云王鮪岫居山穴為岫謂此穴也然則其來有時以春取而獻之明新來也陸璣又云大者為王鮪小者為鮛鮪言王鮪謂鮪之大者也序止言薦獻不言所在故言薦獻之者謂於宗廟也

猗與漆沮潛有多魚有鱣有鮪鰷鱨鰋鯉傳漆沮岐周

之二水也潛糝也箋云猗與歎美之言也鱣大鯉也鮪
鮥也鰷白鰷也鰋鮎也以享以祀以介景福箋云介助
景大也音義猗於宜反與音余漆音七沮七余反鱣張
連反鰷音條鱨音常鰋音偃鯉音里糝素
感反舊詩傳及爾雅本並作米傍參小爾雅云魚之所
息謂之㯣㯣糝也謂積柴水中令魚依之止息因而取
之也郭景純因改爾雅從小爾雅作木傍參音霜甚反
又疏廕反又心廪反字林作罧音山沁反義同鮥音洛
爾雅云鮥叔鮪鮎乃
謙反沈又奴廉反疏正義曰毛以為可猗嗟而歎美
與此漆沮之二水其中有養魚
之潛此潛之內乃有多衆之魚有鱣有鮪又有鰷鱨鰋
鯉是其多也我太平王者以獻之先祖以之祀宗廟神
明饗之以此得大大之福也鄭唯介為助餘同傳正義
曰漆沮自幽歷岐周以至豐鎬以其薦獻所取不宜遠

於京邑故不言豳言岐周者鎬京去岐不遠故繫而言之其實此為潛之處當近京邑釋器云槮謂之涔李巡曰今以木投水中養魚曰涔孫炎曰積柴養魚曰槮郭璞曰今之作槮者聚積柴木於水中魚得寒入其裏藏隱因以簿圍捕取之槮字諸家本作米邊爾雅作木邊積柴之義也然則槮用木不用米當從木為正也涔潛古今字箋正義曰鱣鮪已釋於衛風言白鰷鰋鮎以時驗而言之也釋魚有鰋郭璞曰今鰋額白魚也

潛一章六句

序雝禘大祖也箋云禘大祭也大於四時而小於祫大祖謂文王音義禘大計反大音泰祫戶夾反大祭名也疏正義曰雝者禘大祖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太平之時禘祭太祖之廟詩人以今之太平由此太祖故因其祭述其事而為此詩

歌焉經言祭祀文王諸侯來助神明安愛孝子愛予之多福皆是禘文王之事也毛於禘祫其言不明唯閟宮傳曰諸侯夏禘則不礿秋祫則不嘗然則天子亦有禘祫禘祫者皆殷祭蓋亦如鄭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也武王以周十二月崩其明年周公攝政稱元年十二月小祥二年十二月大祥三年二月禫四年春禘蓋此時也若復五年則成王即政之年頌之大例皆是元年前事此不應獨在五年禘時也鄭以武王十二月崩成王三年二月禫周公避流言而出明年春禘於時周公未反時非太平必不得為此頌也又明年周公反而居攝是為元年至三年而祫五年禘嘗禘當以夏此即攝政五年之夏禘也然則此禘毛以春鄭以夏又不同箋正義曰禘大祭釋天文嫌祭之最大故又辯之云大於四時而小於祫禮記祭法禘嚳而郊稷禘謂祭天圜丘也大傳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禘謂祭感生之帝於南郊也然則圜丘

與郊亦為禘祭知釋天所云非祭天者以爾雅之文即云繹又祭繹是宗廟之祭故知禘亦宗廟之禘也但宗廟尚為大祭則郊丘大祭可知故鄭志云禘大祭天人共之是也若然禘既大祭宜大不是過而得小於祫者以四時之外特為此祭大於四時故云大祭但此大祭五年再為一則合聚祭之一則各就其廟故以合祭為祫就廟為禘禘尚大祭祫大可知是舉輕以明重故鄭每云五年再殷祭殷大也謂祫禘二者俱為大祭也禮宜小者稠大者稀而禮緯言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反禘稀而祫數者聖人因事見法以天道三年一閏五年再閏故制禮象之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每於五年之内為此二禮據其年端數之故言三年五年耳其實禘祫自相距各五年非祫多而禘小也知禘小於祫者春秋文二年大事於大廟公羊傳曰大事者何祫也毁廟之主陳於大祖未毁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大祖是合祭羣廟之主謂之大

事昭十五年有事於武宮左傳曰禘於武公是禘祭一廟謂之有事也祫言大事禘言有事是祫大於禘也知太祖謂文王者以經云假哉皇考又言文武維后是此皇考為天下之人后明非后稷若是后稷則身非天子不得言維后也大祖謂祖之大者既非后稷明知謂文王也文王雖不得為始祖可以為大祖也若此祭文王則於禮當諱而經云克昌厥後者以此詩自是四海之人歌頌之聲本非廟中之事故其辭不為廟諱及採得之後即為經典詩書不諱故無嫌耳烝民云四方爰發亦類此也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於薦廣牡相予肆祀傳相助廣大也箋云雝雝和也肅肅敬也有是來時雝雝然既至止而肅肅然者乃助王禘祭百辟與

諸侯也天子是時則穆穆然於進大壯之牲百辟與諸侯又助我陳祭祀之饌言得天下之歡心假哉皇考綏予孝子宣哲維人文武維后傳假嘉也箋云宣徧也嘉哉皇考斥文王也文王之德乃安我孝子謂受命定其基業也又徧使天下之人有才知以文德武功為之君故燕及皇天克昌厥后綏我眉壽介以繁祉傳燕安也箋云繁多也文王之德安及皇天謂降瑞應無變異也又能昌大其子孫安助之以考壽多與福祿既右烈考

亦右文母傳烈考武王也文母大姒也箋云烈光也子孫所以得考壽與多福者乃以見右助於光明之考與文德之母歸美焉音義相息亮反注同辟音壁君也注同於鄭如字王音烏假音暇徐古雅反悊音哲本亦作哲同徧音遍下同知音智克昌如字或云文王名此禘於文王之詩也周人以諱事神不應犯諱當音處亮反應應對之應右音祐下同助也大姒音泰下音姒文王妃疏正義曰毛以為有是從彼本國而來其顏色雝雝然而柔和既至止於此則容貌肅肅然而恭敬助祭事者維為國君之諸公於是時天子之容則穆穆然而美言助祭者敬和祭者又美賓主各得其宜又指言助祭之事於我天子薦進大壯之牲其時辟公助祭陳其祭祀之饌言得天下之歡心由大祖德及使之然可嘉美哉君考文王其德被於後

世能安定我之孝子故令為天下所歸是可嘉也皇考徧使之有才智者維天下之人謂皇考行化教之令之有智所以然者由以文德武功維為之君故也由皇考能徧使民智故孝子得安皇考之德又能安及皇天使無三辰之災而有徵祥之瑞以此為天所祐故能昌大其後之子孫令長有天下以令禘祭則皇考又安祐我之孝子得年有秀眉之壽光大孝子以繁多之福也我孝子非徒為皇考所福既見祐助於光明之考亦見祐助於文德之母言武王大姒以皇考之故亦祐助孝子也鄭唯辟為卿士公謂諸侯又以介為助為異餘同傳

正義曰釋詁云相助勴也俱訓為勴是相得為助廣是寬博亦大之義傅於烈文辟公皆斥諸侯無卿士之義則此辟亦非卿士當謂國君諸公也故王肅云來助祭者維國君諸公天子穆穆然以美德為之王箋正義曰雝雝和肅肅敬樂記文也和在色敬在心和敬賢者之常因來至異文而分之耳其實常雝肅也以序言禘故

云助王禘祭孝子當慤而趨言穆穆者以孝子於祖父則為子孫之容若非對神前則可為穆穆也言於薦大牡之牡舉其祭時所用楚茨所謂潔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之類是助王陳祭祀之饌言其得天下之歡心此言肆祀箋以為陳祭祀之饌牧誓云商王受昏棄厥肆祀注云肆祀祭名者以祭必肆之故言肆祀尚書指言紂之所棄故知祭名此言所助是其為肆故不以為祭名理亦相通也傳正義曰假加釋詁文箋正義曰宣徧釋言文釋詁云皇君也此大祖宜為一代始王故知加哉居考斥文王也閔予小子皇考與皇祖相對故知皇考為武王此則下有烈考為武王故知皇考為文王考者成德之名可以通其父祖故也祭法云父曰考祖父曰王考曾祖曰皇考此與閔予小子非曾祖亦云皇考者以其致文取尊君之義故父祖皆得稱之安我孝子言其享有天下故知謂受命定其基業述皇考一人之德而言文武故知謂文德武功即文王有聲所云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是文王有文有武也並舉文武者文以教化武以除暴暴止教興故人皆有才智也繁多也者昭二十八年左傳曰惡直醜正寔繁有徒是繁為衆之義故為多也天之監下作為徵祥令言皇考之德能安及皇天故知謂降瑞應也以此福慶流及後昆故言又能昌大其子孫子孫既蒙其福令祭而得禮故文王之神安得孝子以壽考予之以福祿上言綏予孝子是皇考綏之令言綏我眉壽亦是皇考綏之以覆成上意也傳正義曰烈考武王也者以太祖為文王皇考當之矣而別言烈考故知為武王即洛誥所云烈考武王弘朕恭一也彼注以烈為威此箋以烈為光者義得兩通故也文母繼文言之雖大姒自有文德亦因文王而稱之也此非頌所主而言之者明時得祐之多故歸美焉

雝一章十六句

序載見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音義見賢遍反下同疏正義曰載見詩者諸侯始見武王廟之樂歌也謂周公居攝七年而歸政成王成王即政諸侯來朝於是率之以祭武王之廟詩人述其事而為此歌焉經言諸侯來朝車服有法助祭得福皆為見廟而言故舉見廟以總之按經義見辟王謂見成王也又言率見昭考乃是見於武王之廟今序唯言始見於武王廟不言始見成王者以作者美其助祭不美朝王主意於見廟故序特言之但諸侯之來必先朝而後助祭故經始見君王與率見昭考為首引耳武王之崩至於成王即政歷年多矣立廟久矣諸侯往前之朝已應嘗經助祭於此乃言始見於武王廟者以成王初即王位萬事改新成王之於此時親為祭主言諸侯於成王之世始見武王非謂立廟以來諸侯始見也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箋以為朝享之祭則是周之正月朔

日也於時始告嗣位不能祭前已受諸侯之朝此詩言既朝成王乃後助祭則與烈文異時也要言始見君王不宜過後淹久蓋以夏之正月來朝即助春祀之祭也四時之祭徧祭羣廟獨言見武王者作者特言昭考其意主於武王故也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鞗革有鶬休有烈光傳載始也龍旂陽陽言有文章也和在軾前鈴在旂上鞗革有鶬言有法度也箋云諸侯始見君王謂見成王也曰求其章考求車服禮儀之文章制度也交龍為旂鞗革轡首也鶬金飾貌休者休然盛壯率見昭

考以孝以享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祜傳昭考武王也享獻也箋云言我皇君也諸侯既以朝禮見於成王至祭時伯又率之見於武王廟使助祭也以致孝子之事以獻祭祀之禮以助壽考之福長我安行此道思成王之多福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箋云俾使純大也祭有十倫之義成王乃光文百辟與諸侯安之以多福使光明於大嘏之意天子受福曰大嘏辭有福祚之言音義辟音璧下同鈴音零左傳云鍚鸞和鈴昭其聲也央於良反倏音英偉音

鞗鶬七羊反本亦作鎗同休許蚪反又許求反注同軾音式祜音戶福也朝直遙反下篇並同俾必爾反本又作卑緝七入反嘏古雅反祚才故反　疏正義曰毛以為諸侯始來朝而見君王作者美而述之曰此等皆能自求其章謂能內修諸己自求車服禮儀文章使不失法度以此之故其所建交龍之旂陽陽然而有文章其在軾之和與旂上之鈴央央然而有音聲又以鞗皮為轡首之革其末以金為飾有鎗鎗然而美此旂和鈴革如是休然盛壯而有顯光是能自求文章故無所不美也既能朝見以禮至於祭時伯又率之以見於明德之考謂令入武王之廟使之助祭以致孝子之事以獻祭祀之禮以光大我王使得秀眉之壽又敘諸侯之意言此孝享介壽之道長我諸侯能安而行之思使我君成王得衆多之福也是光明文章之君公能得禮如是我昭考之神乃安比諸侯以多福使之皆有光明之德以至於大夫謂令傳世無窮長為國君也鄭以介為助辟公

謂百辟與諸侯俾緝熙于純嘏謂使之皆光明於大嘏之意唯此為異餘同傳正義曰釋詁云哉始也哉載義同故亦為始龍旂者旂上畫為交龍故知陽陽言有文章和亦鈴也言在軾前相傳為然無正文也釋天云有鈴曰旂李廵曰以鈴著旐端郭璞曰懸鈴於竿頭畫交龍於旐是鈴在旂上鞗革有鶬鶬為革之貌言有法度雖在有鶬之下主為鞗革而言其意亦兼言旂鈴皆有法也箋正義曰以辟公文見於下故先言諸侯此詩成王時事故知始見君王謂見成王也曰求其章者將自說其事故言曰以目之作者所稱曰非諸侯自言曰也諸侯謹慎奉法即是自求其章旂鈴是在車之物故知車服禮儀文章制度也交龍為旂春官司常文釋器云鞗首謂之革故知鞗革轡首也轡用皮革而云有鶬故知鶬為金飾貌即韓奕所云鞗革金厄是也休與烈光連文故為盛壯傳正義曰昭考武王也者見武王而言昭考故知為武王享獻釋詁文箋正義曰言我皇君皆

釋詁文又上謂諸侯見成王即云率見昭考明是率此諸侯以孝以享是祭祀之事也故知於祭時伯又率之見於武王廟使助祭也以顧命畢公召公為二伯率諸侯故知此亦伯率之也三言以者皆以諸侯為此也以致孝子之事孝子即成王也之事謂祭事諸侯致之謂助行之也以獻祭祀之禮亦是孝子之事但所助非一別言之耳以助壽考之福謂助行其禮使孝子得壽考之福三者相通為一事也長我安行此道敘諸侯之意此道即以孝以享以介眉壽之道也長安行之庶當神明之意思使成王之多福言諸侯之愛成王即經之思皇也俾使純大釋詁文十倫之義者祭統文也彼云夫祭有十倫焉見事鬼神之道焉見君臣之義焉見父子之倫焉見貴賤之等焉見親疏之殺焉見爵賞之施焉見夫婦之別焉見政事之均焉見長幼之序焉見上下之際焉此之謂十倫引之者解其言俾意以祭祀大而難明有十種倫理之義是為難曉故言使光明之也此

光文百辟與諸侯助祭得禮當於神明昭考之神乃安之以多福又使之光明於大嘏之意謂神使之光明之也所以得光明大嘏意者天子受福故曰大嘏嘏辭有福祚之言以諸侯之意思使成王得多福令嘏辭以福予成王是稱滿諸侯之意則諸侯曉解神心故云使之光明之也俾緝熙是神使辟公光明之則綏以多福是神安辟公以多福非謂安孝子也知天子受福曰大嘏者禮運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祝嘏莫敢易其常嘏是謂大嘏冢特牲少牢皆祝以福慶之言告主人謂之嘏故知禮運大嘏是天子受福之事也彼天子與諸侯連文獨言天子者以此天子之事故言天子耳不可謂諸侯不然魯頌曰天錫公純嘏是諸侯亦為大嘏也此經雖無毛傳但毛於辟公皆不言百辟嘏皆為大不為嘏辭則此辟公指謂諸侯純嘏謂大夫也

載見一章十四句

序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箋云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代殷後既受命來朝而見也音義有客二王之後爲客也見賢遍反序注同黜勑律反又作絀同疏正義曰有客詩者微子來見於祖廟之樂歌也謂周公攝政二年殺武庚命微子代爲殷後乃來朝而見於周之祖廟詩人因其來見述其美德而爲此歌焉經之所陳皆說微子之美雖因見廟而歌其意不美在廟故經無廟事爲周太平之歌而述微子之美者言王者所封得人即爲王者之美故歌之也言見於祖廟必是助祭序不言所祭之名不指所在之廟無得而知之也箋正義曰自命微子以上皆書序文彼注云黜殷命謂殺武庚也微采地名微子啓紂同母庶兄也武王投之於宋因命之封爲宋公代殷後承湯祀是也彼言作微子之命所由微子先封於宋但

未得為殷後耳於此時命為宋公故作此命辭或召來命之或遣使就命史傳無文未可知也要是既受命乃來朝而見也知非此時召來受命見祖廟者以經言亦白其馬敦琢其旅是自國而來之辭若未受命不得已乘白馬明是受命而後乃來與上有瞽振鷺或亦一時事也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萋有且敦琢其旅傳殷尚白也亦亦周也萋且敬慎貌箋云有客有客重言之者異之也亦亦武庚也武庚為二王後乘殷之馬乃叛而誅不肖之甚也今微子代之亦乘殷之馬獨賢而見尊異故言亦駁而美之其來威儀萋萋且且盡心力於其事又

選擇衆臣卿大夫之賢者與之朝王言敦琢者以賢美之故王言之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縶以縶其馬傳一宿曰宿再宿曰信欲縶其馬而留之箋云縶絆也周之君臣皆愛微子其所館宿可以去矣而言絆其馬意各殷勤薄言追之左右綏之箋云追送也於微子去王始言餞送之左右之臣又欲從而安樂之厚之無已既有淫威降福孔夷傳淫大威則夷易也箋云既有大則謂用殷正朔行其禮樂如天子也神與之福又甚易

也言動作而有度音義萋七西反且七序反敦都回反徐又音彫琢陟角反重直用反肖音笑駁鄭邦角反又音角雜也縶陟立反絆音半餞音賤樂音洛易以豉反下同疏正義曰毛以為微子來至京師為周人所愛故述而歌之言我周家今有承先代之客此客亦如我周自乘所尚而白其馬其來則有萋萋然有且且然言能敬慎威儀盡心力於其事也身既如此又敦琢其從行之徒旅言選擇從者如敦琢玉然是從者皆賢故為周人所愛有客已一宿又一宿有客經一信復一信至已多日可以去矣我周人授之縶絆以絆其馬愛而留之不欲使去也至於將去王始言餞送之左右之臣又從而安樂之謂與之餞燕厚之無已又歎美微子得為王者之後用其正朔行其禮樂既有大法則矣神明降與之福則又甚易言有德故易福鄭唯亦白其馬亦武庚為異餘同傳正義曰殷尚白也者解言亦白其馬意以殷尚白故也檀弓曰殷人戎

事乘翰翰白色馬雖戎事乘之亦以所尚故白言亦白
其馬則是一代所尚宜以代相亦故云亦亦周也萋萋
且且承白馬之下則是微子威儀故云敬慎貌箋正義
曰客止一人而重言有客有客是丁寧殊異以尊大之
以亦為亦武庚者此自周人而言有客為彼此之勢則
是據周為辭不宜反以亦己故為亦武庚也白馬武庚
所當乘乃叛而誅之不肖之甚今微子亦乘殷之白馬
不應乘而得乘之獨賢而見尊異故丁寧美大之言亦
者駮武庚之惡而反以美之此箋申明易傳之意也既
言有客見其乘馬則萋且為來至之貌故云其來也威
儀萋萋且且威儀多之狀故復言之威儀出於心而以
力行之故言盡心力於其事也旅是從者之衆敦琢治
玉之名人而言敦琢故為選擇明尊其所往故擇卿大
夫之賢者與之朝王從亦有士舉卿大夫而士同可知
又解人而言敦琢之意以其此人賢故以玉言之謂以
治玉之事言擇人也釋器云玉謂之彫又云玉謂之琢

是彫琢皆治玉之名敦雕古今字傳正義曰釋訓云有客宿宿再宿也有客信信四宿也彼因文重而倍之此傳分而各言之其意同也箋正義曰言其所館宿可以去矣是宿宿信信之後也古之朝聘留停日數不可得而詳易豐卦初九遇其配主雖旬無咎注云初修禮上朝四四以匹敵恩厚待之雖留十日不為咎正以十日者朝聘之禮止於主國以為限聘禮畢歸大禮曰旬而稍旬之外為稍久留非常如鄭此言似諸侯之朝鄰國其留以十日為限案春秋相朝動經時月雖復亂世之法正禮亦應當然又聘禮記曰致饔明日夕夫人歸禮既致饔則旬而稍於大禮之後每旬而稍稍供其芻秣亦非一旬即歸且諸侯朝王必待助祭祭前齋齋猶十日明非一旬而反但鄭以雖旬之言故云十日為限不必從來至去唯十日也故此唯言可以去矣亦不知於信信之後幾日乃可去也追追送也者追謂已發上道追而送之故以追為送客以王為主故知於微子去王始

言餞送亦以王意不欲其去故留之以久於是始言餞送之明先不言送故稱始也左右之諸臣又從而安樂之亦猶顯父餞之與之歡燕以安樂其心是厚之無已傳正義曰淫大夷易釋詁文威則釋言文

有客一章十二句

序武奏大武也箋云大武周公作樂所為舞也音義大如字徐音泰注同

疏正義曰武詩者奏大武之樂歌也謂周公攝政六年之時象武王伐紂之事作大武之樂既成而於廟奏之詩人覩其奏而思武功故述其事而作此歌焉經之所陳皆武王生時之功也直言其奏不言其所奏之廟作者雖因奏作歌其意不在於廟故不言廟此與有瞽及酌或是一時之事但作者之意各有主耳箋正義曰以王者功成作樂必待太平明堂位云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故

知大武是周公作樂所為舞也謂之武者禮器云樂也者樂其所自成注云作樂者縁民所樂於己之功

然則以武王用武除暴為天下所樂故謂其樂為武樂武樂為一代大事故歴代皆稱大也

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傳烈業也箋云皇君也於乎君哉武王也無彊乎其克商之功業言其彊也信有文徳哉文王也能開其子孫之基緒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耆定爾功傳武迹劉殺耆致也箋云遏止耆老也嗣子武王受文王之業舉兵伐殷而勝之以止天下之暴虐而殺人者卒老乃定女之此功言不汲

汲於誅紂須暇五年音義於音烏注同遏於葛反耆音指致也鄭巨移反韓詩音同

鄭云惡也汲音急　疏正義曰毛以為於乎可美而君哉者武王也此武王可謂無彊乎維其克商之功業言克商之功業實最為彊也所以能致此業而得為彊者由於信有文德者之文王以聖德受命能開其後世子孫之基緒故武王繼嗣其迹而受之謂復受天命以伐紂勝此殷家止於殺人之害以致安定汝武王之大功其盛業如此故象而制樂是以美而歌之鄭下三句為異言嗣子武王受其業而行之舉兵伐紂勝殷而止其殺人至年老乃定汝之大功言不汲汲誅紂是其功業之盛故作樂象之傳正義曰烈業釋詁文箋正義曰皇君釋詁文臣工於皇箋以為美此為君者以其述伐紂之事是為君之道故也文王能開子孫之基緒謂受命作周七年五伐皆是也傳正義曰武迹釋訓文劉殺釋詁文宣十二年左傳引此文耆定爾功耆昧也其意

言致紂於昧故以耆為致王肅云致定其大功謂誅紂定天下箋正義曰遏止釋詁文曲禮六十曰耆耆為老也既言文王開後即云嗣武受之其文相承故以為嗣子武王受文王之業也其勝殷已是殺紂而別言遏劉者則所遏非紂也故以為止天下暴虐而殺人者言天下為衆多之辭謂紂時諸官亦化紂暴虐而殺害善人紂身既已被誅此等亦皆貶黜故得止殺人者論語云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謂積世始得去殺此武王纔始伐紂即得止殺人者論語所云謂令天下盡仁不復刑殺此謂遏止其時枉殺人者非止天下之用刑也年老乃安定汝之功者言武王之意不汲汲於早誅紂也紂惡久矣武王嗣位即應誅之猶尚冀紂變改須待寬暇積年始誅之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武王以八年即位至十三年乃誅紂是須暇五年也多方云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天惟降時喪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暇湯之子孫注云天待暇其終至五年欲使斯

子孫五年者文王受命八年至十三年是須暇五年之事也如尚書之言是天須暇紂此箋意以為武王須暇紂者武王知天未喪故亦順天不伐據人事而言亦是武王須暇之也天生此紂紂故以滅殷下愚不移非可待變而云克念作聖須暇子孫者設教勸誘之言耳易傳者以其美武王能老乃定功不汲汲於誅紂以為不得已而取天下是美之深故易之

武一章七句

臣工之什十篇十章一百六句

毛詩注疏卷二十七

毛詩注疏卷二十七考證

臣工章嗟嗟保介箋保介車右也○臣宗萬按朱子云鄭氏據月令以為車右呂氏春秋亦有此文高誘注云保介副也其說不同皆為籍田而言蓋農官之副也

庤乃錢鎛奄觀銍艾傳錢銚鎛耨銍穫○錢天錫曰錢以起土用于耕鎛以去草用于耘銍以穫禾用于穫

振鷺章在此無斁○斁韓詩作射中庸引此亦作射

載見章倬草有鶬○鶬說文作瑲

毛詩注疏卷二十七考證